

說部叢書

第十集
第二編

理想小說

回頭看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乘大車取警人羣 | 營新屋久稽婚約 |
| 第二回 | 地窖藏身百年一覺 | 天仙靚面異世同名 |
| 第三回 | 均貧富盡廢資本家 | 定年期分編工藝隊 |
| 第四回 | 親新城棖觸舊懷 | 廢實幣爭求虛譽 |
| 第五回 | 關公棧氣管代羣傭 | 設樂部電機傳法曲 |
| 第六回 | 別徽章工人分等級 | 免關稅國際創規條 |
| 第七回 | 誦陳編心傾往哲 | 開小宴身入仙鄉 |
| 第八回 | 論名家讀廿紀新書 | 晤閨友溯百年舊侶 |
| 第九回 | 行政改良職分部局 | 衛生進步壽享期頤 |
| 第十回 | 訟庭新制政簡刑清 | 壑谷前塵人亡物在 |
| 第十一回 | 重普及評衡教育界 | 尙公益通合工藝場 |
| 第十二回 | 隱衷待白女士含情 | 衆見維新醫生論政 |

第十三回

女界平權進強人種

宗徒談道設喻園丁

第十四回

訴深情共結良緣

驚噩夢重遊舊境

政治
小說

回頭看

第一回

乘大車取警人羣

營新屋久稽婚約

在下姓威士。美國波士頓人。我的生日。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。哈哈。看官不曉得的。必定笑我記錯一百年了。不要是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罷。看官且慢笑。我並沒有記錯。我生日的確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鐘。那一日正是聖誕節的第二天。我記得那時候的波士頓城。比現在的波士頓城。論起地勢來。却也是差不多。

今年是耶穌降生後二千年。我的年紀。論理該有一百四十多歲。但是我的相貌。還不過像三十歲左右的樣子。我想把一百年以前的話。告訴列位。恐怕列位也有些不信。然而這些話。是千真萬真的。列位高興聽我的話。且不要忙。容在下慢慢說來。

如今的五尺童子。都知道這二十世紀的文化。和那十九世紀的後半節比較。相去是很遠的。但是今日的文化。都是那時下的種子。生發出來的。那時候人羣。可以分做四

箇國。一是有錢的。一是沒有錢的。一是有學問的。一是沒有受教育的。爲什麼叫他做四箇國呢。列位要知道當時等級的分別。比現在各國的分國。還要嚴些。所以把他們分做四國。頗覺相宜。我在當時。也是有錢有學問的人。安享人間幸福。真是衣來伸手。飯來張口。一呼百諾。他人辛辛苦苦來侍奉我。我就安安穩穩享他們的侍奉。那時候富厚氣象。真是一言難盡。起先我的祖宗。也是這樣。那時候。我也望我的子子孫孫。同我一樣的過那快活日子。永遠不改。才稱我的心願。

列位。可知道我爲什麼不做事體。便可安然過好日子呢。爲什麼世界上。可以養這些不做事體的人呢。這是有箇緣故的。因爲我祖宗傳下一注錢財。我便可靠他過日子。所以纔有這樣快活。照這樣說起來。列位必定說我的祖宗。定是富敵王侯的了。那知道却又不是。我當初錢財原不很多。但是後來就愈用愈多了。哈哈。我又沒有點金之術。怎能夠這樣的呢。列位不要奇怪。法術是有的。却不是點金術。不過是箇卸肩法罷了。譬如我自己用的錢。自然該我自己去賺。我那時却叫別人賺來給我用。只要出本錢開製造廠。或是開大店舖。便可永遠取利。這種理財的法子。說起來長得很。恐怕列

位也未必喜聽。唉。以前那將本求利的法子。就和國家收稅一般。論理最不公。道。當時雖有人爭辯。法律家也想法禁止盤剝利錢。但是這種事體。都是和政治相連的。政治一天不變。這種事體。也一天不廢。所以十九世紀將完的時候。政府也就不管了。列位要曉得當時人羣。貧富隔絕情形。待我想一箇淺近譬喻。說給列位聽來。就明白了。譬如有一箇極大的車子。在極難走的山路行走。許多窮苦的車夫。套了籠頭。拉了車走。無論飢渴倒斃。不許稍停。若是空車。也還罷了。偏是車上坐滿了人。無論山路怎樣難走。坐車的人。總不肯下車走兩步。這車上的坐位。安穩的很。可以遠望四圍的風景。這些坐車的。還要品評車夫的勤惰。看官。你想有這樣好地位。自然大家要爭奪的了。而且得占一席之地。便可一身受用。傳給子孫。竟同家產一般。他愛給什麼人。便給什麼人。但是這等坐位。爭奪也不容易。爭得之後。有時也不甚穩固。那運氣不好的。遇着車輪一跳。就跌將下來。一到地上。便編入車夫隊裏。因爲有這一樣危險。所以他們的快樂。總有些美中不足。

因爲此故。他們有時還肯照顧貧人。他們知道自己享福。對了。下邊做工的人。心上也

很抱歉。也知道同是人類。不過有錢和無錢的分別。有時他們遇着車子走到極險的地方。在下的車夫。號叫的號叫。倒斃的倒斃。車上的人也極力安慰他們。祝他們來生之福。也有人齎資施藥。量力拯濟。都說道。這班拉車的人。很是可憐。等到過了險路。車上的人心定了。也就漸漸淡漠起來。列位要知道他們的話。並不是真安撫拉車的人。實在因爲道路太險。恐怕車子翻倒到地。要把他們的坐位。全然失去罷了。

他們看見這拉車的越苦楚。便將自己的坐位。越保守得牢靠。至死不放。只知道把坐位保住。所以除了齎資施藥之外。別人的甘苦。全不在意。列位是二十世紀的人。自然以爲這事沒有人理。但在當日。他們却有兩箇緣故。他們心裏。只知道除掉這箇法子。是沒有再好的。坐車的人。不過幾箇。拉車的人。倒弄了許多。從不想修理道路。改良車身。若分甘共苦的話。那更不消說了。還有一箇緣故。更是可怪。他們總以爲自己的身分。比那下邊拉車的人高一等。彷彿五官四肢是兩樣生的。這種思想。列位覺得奇怪不奇怪。唉。這是列位不曾坐過那車子了。若坐在那車上。恐怕列位也不免有這種心腸的啊。列位不信的。必定說我的話過分。那知道。還有一箇可怪的情形。等我告訴列

位。就明白了我常看見那在下邊拉車的。有時徼倖爬上車來。他手上繩索的傷痕。還沒有褪淨。就已經有這種思想了。照這樣看起來。他們生來坐車的。還要說麼。閒話少說。

却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。在下已是三十歲了。雖不曾娶過親。却已經訂定巴愛姊小姐。這位小姐。也是坐車的人。和在下一樣。當時在下的新屋。還沒有造成。想等完工之後。再行完娶。我那新屋地址。却在波士頓城最繁華的地方。當時貧富智愚。各據一方。不相混雜。有錢的住在貧人裏面。聰明的住在愚人裏面。便算大不相宜。在下建造新屋的時候。本定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冬季完工。那知道了明春。還未告竣。這就是因爲工人罷工的緣故。那罷工的詳細情形。我也不及細說。不過當時工人常常罷工。人也看慣。不當什麼事。自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後。天天聽見今天木工。明天石工。從沒有一種工人。能夠幾箇月相安無事的。

當日工人的情形。和現在大不相同。天下的事情。不經大變。是不會好的。現在一切已經改變。所以人人都明白。但是當時的人。沒有先知之術。怎麼能豫知呢。而且那班工

人。也不知足。都想多得錢少做事。又要住上等房屋。漸漸有羨慕奢華的意思。照他們的心願。不把地球上的錢財加多幾倍。是不能如願的。萬一不能如願。他們就拿罷工一事來挾制別人了。

工人無理取鬧。到這箇地步。當時的人。有些說這事斷難如願。地球上錢財有限。不能沒有貧富的分別。人所以不會餓死的緣故。正因為有這班苦作的人。若地球不爭氣。他們也斷沒有翻身之日。他們不應該同主人爭的。是應該同地球爭的。將來這箇緣故。他們自己也漸漸可以明白的。也有人說他們的志向。雖是斷做不到。但恐怕他們自己不明白。反來胡鬧。若是他們一得議政院的權柄。那就大有不便了。更有說人羣之理。本來循環不已。周而復始。有從混沌漸到全盛的時候。但也有從全盛再回到混沌的時候。譬如彗星的軌道。在離太陽極遠的地方。漸漸向太陽而來。既有來時。就有去時。所以人羣之亂。是不能免的。這些見解。也未免太偏。但是說這種話的人很多。當時新聞紙上。和街談巷議。紛紛講論。都是這箇事體。而且都不外這種議論。至於我那時候的意見。不但怕他們得勢。來欺壓我們商人。而且因為新屋未成。不能移居早日

完娶。所以惱恨的心。還要比人家加一等。

那年五月三十日。剛遇着是美國的節日。這班南北兩軍大戰未死的軍士。都披紅掛綠。用了鼓樂。到前經戰死的軍士們墳墓上致祭。彷彿和賽會一般。這也不必細述。愛姊小姐的長兄。也在陣亡之內。這天他們全家去祭奠。我也跟了前去。晚上又到他們家裏。用過晚餐。在客廳上看新聞紙。說工人又聚眾罷工。我想我造屋的事。又要耽擱了。心中納悶。便和眾人議論起來。眾人都道。現今事勢。已成了江河日下的樣子。全球工人。不約而同。都成瘋病。歐洲北美洲格外利害。只有格林蘭荒島和中國。不是這樣。可見中國人。不願有泰西的文化。也有緣故。實在泰西的文化。是同沒有燃着的炸藥一樣呢。

停了一會。我邀了愛姊小姐。到僻靜地方。共談衷曲。我勸他先且成婚。出外遊歷。等新屋完工之後。再行回來。那天他妝扮得分外美麗。如今我的腦子裏。還同看見一樣。臨走的時候。送我到外面。照常親了嘴。我就告別而行。那知道一別以後。竟成永訣了。這時候天氣還早。論我平日的交情。不到深夜。是不散的。但是我素來有不能睡的病。

前兩夜沒有睡熟。這時候已覺疲倦。所以愛姊小姐。到九下鐘時候。就勸我回家。並且囑我早睡。

我的舊居。已經過了三代。本來是很壯麗的。但是鄰近地方。漸漸開了工廠。工人往來。便覺有些貧富不稱。所以我要另造新屋。這所舊屋。已經張貼出售。我白天在總會裏喫飯。夜裏仍到那裏暫時歇宿。有一箇黑奴服侍。人也誠實。這箇房子斷不能住。但是臥房却造在地窖裏面。同地面隔絕。頗能安睡。牆和地板。都用水泥塗刷得極厚。可免溼氣。頂上鋪石板。縫裏都有水泥封閉。門用純鐵鑄成。外面又釘了不灰木一層。真是水火無憂的。又另有小管一箇。可以通達空氣。

列位。想有了這種臥室。自然能夠安睡的了。但是我從沒有接連兩夜好睡的。這也是習慣自然。一夜不睡。也不覺得困倦。若是兩夜不睡。恐怕腦筋受傷。就要請醫生來看。那醫生姓畢。是並不懂醫道的。但有一種致睡的法術。只要稍用手法。就可以叫人安睡。就是心緒不甯。也能應手奏效。但是用他的法術睡着之後。必定要用他的解法。纔能醒來。這解法很容易的。後來黑奴也學會了。

這事只有黑奴知道。我從來不敢告訴愛姊小姐。因爲用這箇法術致睡。往往有不能醒來的。說出來恐怕嚇了他。但是我已經歷試。也不見有什麼害處。後來便把這害怕的心。丟到腦後了。這一天回到臥室之後。就叫黑奴去請畢醫生。猛一回頭。見桌上有信。拆開一看。知道是造屋工頭送來的。中間說這番工人鬧事。不知什麼時候纔能了結。這新屋的工程。不能預定日期。我看過了。悶悶不已。恨不得將這班工人。一刀殺盡。正忿恨的時候。畢醫生已到。畢醫生告訴我道。方纔有遠處來信。請他就去。以後恐不能來。就薦了幾箇人自代。據他說他們的法術。也比他差不多。我放下心。躺下就睡。並吩咐黑奴。明早九下鐘。將我解醒。

第二回

地窖藏身百年一覺

天仙靚面異世同名

一覺睡來。不知是什麼時候。正要睜眼。忽然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。一人說道。他要睜眼了。讓我一箇人在這裏的好。又一人說道。你且不要告訴他。先一箇像男人的聲音。後一箇却像女人。又聽那男人道。且看他情形。再作計較。女人道。你要許我不告訴他。我纔去。又像另有一箇女人說道。留他在這裏。也沒妨礙。男人道。我便不告訴他。你們

快去。他要醒了。只聽見衣裳簌簌的聲音。我也隨即醒來。睜眼一看。見燈光明亮。有一箇六十多歲的老人。正低着頭看我。他面上很像有驚奇的模樣。却又有忠厚可親的神氣。

我急忙爬起一看。自己已經不在原地。却是一箇從來沒有見過的地方。連器皿陳飾。都是新鮮的。我回頭看那老人。他便問道。你舒服麼。我說道。我在什麼地方。他道。你在我家裏。我道。怎麼到了這裏。老人道。且待你身體爽健些再說。現在且不要着急。總而言之。你是在極安穩的地方就是了。你到底覺得舒服麼。我道。奇哉。我好好的睡在家裏。怎麼就到尊府上來呢。老人道。將來聚談的時候。多着呢。現在且不要勞心。這杯藥水。是大有益處的。且請喝了罷。我是醫生。你請放心。那時我不肯喝。定要問他箇仔細。老人道。你不要着急。傷了身子。既是這樣。你且喝了這杯藥水。待我細細說來。如何。我就喝完了藥水。他道。這事很不容易說。我且問你。你說你本來睡在自己家裏。你到底是什麼時候睡的呢。

我道。自然是昨晚。約莫是十下鐘。我還吩咐黑奴。叫他今早九下鐘時。解醒我來。現在

黑奴那裏去了。老人道。黑奴踪跡。我不知道。他既不在這裏。想必有箇緣故。我且問你。你睡的日子還記得麼。我道。這話更奇了。自然是昨晚。難道睡了整日不成。昨天就是那祭奠陣亡軍士的節期。他又問這日是什麼日子。我道。禮拜一。三十日。他道。是那一個月的三十日。我道。自然是五月三十日。他道。現在已是九月了。我道。已是九月了麼。難道從五月直睡到九月不成。這是斷沒有這事的。老人道。不要管他。你說是五月三十日麼。我道。正是。他問是那一年的五月三十日。我聽了這話。更加奇怪。定着眼看他許久。慢慢的說道。你問我是那一年麼。他應道。是的。我道。今年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。他聽了後。又勸我再喝一杯藥水。又替我診看脈息。老人道。看你的氣度。必定是箇雅人。但是今日的學問。比前代不同。今日情形。照你看起來。恐怕沒有一事不奇怪的。我如果告訴了你。又恐怕你要驚嚇。你年紀雖不過三十歲左右。面色却如大夢初醒一般。現在已是耶穌誕生後二千年九月十日。你整整睡了一百三十三年零三箇月十一日了。我聽了這話。大爲駭異。他又勸我再喝藥水一杯。喝了。很覺疲倦。不覺又朦朧睡去。

到醒過來。天已大亮。那老人仍在旁邊。却不看我。我便仔仔細細偷看了他一番。心中却漸漸明白。不像前次的糊塗。想道這人必定是知道我的臥室所在。故意來戲弄我。或者我竟被人謀害。也未可知。愈想愈疑。但看這老人。滿臉忠厚的模樣。料不是這等樣人。便四圍一看。心裏想望。或者有熟人藏在椅子和門簾後頭。我看到那老人。他已經覺得。便道。你又睡了十二點鐘。很有益處。如今你面色已好。眼睛也有神。身子想也舒服了。我道。我很不舒服。他道。你還記得前次醒的時候。我告訴你睡了幾時的話麼。我道。你不是說我睡了一百三十三年麼。他道。一些不錯。我微笑道。我想一定不確。他道。這也難怪。但是你須知道。凡人受了睡術。迷蒙之後。全身百節。都不變動。止要外面保護得好。絲毫不壞。所以能夠睡了無限的時候。倘若不是我尋着了。你不知又到幾時。將來地氣太深。你的身子漸漸的變壞。恐怕那時要真死呢。

我聽了他話。想道。如果真是受人戲弄。這老人也算得很有口才。照他這樣。便將那天上的月亮說是牛油做成的。也能說得圓轉了。我便哼了一聲。想引他的話。那知他全然不動。我便道。我最愛聽說謊。你便將尋出我身體的情形。詳細告訴我。只要說得圓。

我便信你。老人正色道。你說那裏話來。這全是的確的話。你還當是戲弄你麼。待我說來。你就知道了。我最喜歡化學。近年要在花園裏造一所化學房。前禮拜四。我叫人掘一箇大坑。原約禮拜五工人再來。不料晚上大雨傾盆。坑裏水都滿了。坑邊也都沖塌。我的女兒去看。見那沖塌的地方。露出砌好的石頭來。我便扒去浮土一瞧。見那石塊很大。便叫工人發掘。誰知道是埋在舊時屋底下的角上。下面約有八尺來厚。上面還有木炭的餘屑。我知道是舊時房屋。是被火燒了。只有這石屋未傷。面上水泥。仍舊和新刷一般。屋上的門。却不能開。便叫工人搬去大石塊。覺得裏面空氣雖宿。却很清潔。既不很冷。而且乾燥。我便點了蠟燭。走進去。看見裏面的光景。和那十九世紀的臥房一樣。牀上有一箇少年屍首。像是死了很久的樣子。却是毫不腐敗。我便邀了好幾箇的醫生。同來觀看。都稱怪事。他們都道。這屍必定是從前薰製過的。便要解剖攷驗。我一意不肯。便疑到十九世紀的人。往往攷究心電之學。或者這人是受了迷術。沒有死的。也未可知。但恐怕人笑話。口裏並不敢說出。只有婉勸他們不要剖解。他們去了。我便試用解法。不想你果然醒來。我聽了他這番的話。半信半疑。回頭見那牆上。掛着

一面鏡子。便走去一照。覺得我仍是那節日到我岳家的模樣。並不曾老了些。怎麼會過了一百多年呢。便又不信。心裏想着。一定是他們戲弄我的。

老人又道。你過了一百多歲。容顏不改。也難怪你詫異。但是幸而沒有改變。纔能夠到今日。若是逐漸變老。你早已不在這箇世界了。我道。你到底說這大誑。是什麼意見。還是拿我當小孩子麼。我勸你實說罷。若不然。我自己也能查訪出來的。老人道。你到底不信。今年是耶穌降生後二千年麼。我便道。你何苦又來問我。老人道。你不信。且同你去看。你這時候能行動麼。我氣忿忿的說道。我原來好好的。就是你再用法術遮掩我。我總要去查察明白。難道就糊塗過去不成。老人道。且不要狐疑。恐怕你看見了真實憑據。就要傷感了。老人說話的時候。本是心平氣和。聽了我的說話。也並沒有畏縮的樣子。我心上很是疑惑。便跟了他。走過兩層樓梯。到屋頂月臺上。他道。你請看來。這還是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城麼。我周圍一望。見那好大的城市。其中房屋。疏疏落落。氣概雄壯。又有公家的草地。和各處辦公的大房屋。說不盡那氣象萬千。真是比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城。大不相同。便又向西一望。這加厘司河。宛然在目。向東一望。這海港仍在。

連岸邊也曲折如舊。誰說這不是波士頓城呢。莫不是那這老人的話。竟是真的麼。我那時滿腔傷感。如醉如癡。雖不至於突然昏去。却已不能自主。幸虧那老人扶了下去。到一間屋裏。喝了兩杯酒。又喫了些點心。心神稍定。老人道。此刻貴體如何。我原不要你看見這些景象。無奈你終不信。我素來知道你們十九世紀的波士頓人。都是揮拳就打。不是好惹的。如今你雖加了一番傷感。老夫却免了一場无妄之災。還要求你見諒。我道。現在你老人家。便說我睡了一千年。我也相信。老人道。不過一百多年罷了。這一百年內世界的改變。在歷史裏面。也算很快的。說罷。便向我拉手道。我得見十九世紀的人。不勝忻幸。請教尊姓大名。我道。做姓威士。賤名巨利恩。請教老丈貴姓。老人道。做姓李。人都稱我爲李醫生。我這房子是在貴宅的地址之上。就是閣下的家鄉。請勿見外。停了一會。點心喫完。李醫生便請我洗澡。又請我更衣。我看他們的衣服。却不曾大改。那時我身體雖然稍覺舒服。心中仍舊悶悶不已。列位。試替我想想看。一箇人忽然一覺醒來。身子已在另外一箇世界上。那有不驚惶的道理呢。列位設身處地。一轉眼之間。忽搬到了星球裏面。當睜眼的時候。還是記念故鄉呢。還是被新世界所奪。

把故鄉全然忘却呢。不瞞列位說。我那時驚呆未定。竟是忘其所以。記不得故鄉了。更衣沐浴。諸事完畢。身子也漸漸舒適。便又想望望新世界的異景。不多時。便同了李醫生又到月臺上坐談。敘了些滄海桑田的話。李醫生便問道。威先生已是兩世紀的人。究竟眼睛裏看見的有什麼不同之處。我道。我正疑心這城裏。怎麼並沒有一箇烟囱。李醫生道。烟囱一物。久已不用。我們也幾乎忘記。這是十九世紀取熱的法子。最爲粗陋。後來廢去不用。已經一百多年了。我又道。現在這些房屋如此華麗。想必是居民都富足了。這也是古今不同之處。李醫生道。十九世紀的波士頓。可惜我沒有看見。照你說來。一定是很寒儉的。但是生財有道。你們十九世紀的人。動不動就講製造。那知這就是致貧的緣由。你想這班廠主。日日高車駟馬。錦衣玉食。把公共的錢。都做他繁華的用場。通盤計算。不是一城裏的錢。反少了麼。如今是人人的錢。都用在公益的地方。那有不把這城市。收拾得和花團錦簇一樣呢。

正談論的時候。紅日西沉。天色將晚。李醫生道。我們下去罷。老妻小女。還沒相見。我來引見何如。我便想起我要睜眼時候那女人的聲音。便道。得見貴眷。更爲榮幸。說着。已

走到一間房裏。輝煌如晝。也不知光從那裏來的。我看不一刻。李夫人和李小姐都來了。相見坐下。那李夫人年紀。和李醫生差不多。相貌端莊。那李小姐也身材娉婷。容貌美麗。我生平見過的女人。要算他是最美的了。倘然生在十九世紀。定然要列在百美圖中。而且更有一樣。舊時的女子。身體都很軟弱。這李小姐。竟調養得很好。而且性情和平。還有一最奇的事體。他名叫愛姊。竟和我前世已聘未娶的夫人名字相同。這天晚上。不過大家應酬了一番。我那時身子雖是仍在故鄉。仍在自己家裏。器用衣服。也仍如舊。但是遇見的人。都不相識。不覺心中惘然。那時愛姊小姐。也無甚言語。只是不住眼的看我。我因他貌美。也不覺看了幾回。李醫生也頻頻看我。聽我說到臨睡時候的景象。一箇箇都津津有味。我又說起。現在若不蒙你老人家找我出來。還不知道那一日重生呢。或者永無復醒之日。也未可知。我又道。地窖面上的灰屑。定是房屋被火的證據。我說到這裏。便想起那黑奴。必定已經燒死。除他之外。只有畢醫生。知道我的地窖。但是他已經出外遠遊。大火之後。自然人家都道我葬身火穴。就是平治地方。也要掘到極深。纔能看見地窖。若是火燒之後。即時重建新屋。或者也能尋着。但是

據李醫生的話。這地變作荒土。至少已經五十年了。

第三回 均貧富盡廢資本家 定年期分編工藝隊

夜深之後。李夫人和李小姐都辭去。只有李醫生相對而坐。我便想到住處。李醫生道。威先生如不嫌污穢。就在草榻一宿何如。若是睡不着。我們倒可以作竟夕之談。老夫年近衰頹。還得遇着十九世紀的人。促膝談心。也是椿快事。我想現在有伴。尙是惘然。若是獨居。定要格外淒慘。就是衆人聚談的時候。也覺心中忽明忽昧。如電光一般。忽然一閃。便想到自己的淒涼景象。這種苦楚。向誰去說。還有一樣。我素來不能安睡。如今又經了這事。那裏還能睡得着。倘若徹夜不眠。豈不是愈想愈怕麼。我便將這意告訴李醫生。李醫生道。這也自然害怕。且待你臨睡時候。我給你一服睡藥。自然好了。我道。我還要請教一二。你不是說百年以來。改變已經不少麼。如今城中氣象大變。一定是沒有疑惑的了。但所改變的。到底是那幾件。我在前一世紀時。工人的問題最大。幾乎要推倒世界。把全箇社會。都被他們拆毀。怎麼今日不見動靜呢。難道這箇事情。已經結束了嗎。李醫生道。什麼工人問題。我不知道。料以後斷沒有這種事情。就算已經

結束也無不可。但是這種問題也甚簡易。倘這事都不能結束。這種社會也應該拆毀了。照史上所載的。這種問題全不費什麼事。只要後來工藝大變。也就消歸烏有了。我道。我在百年以前睡時。並不知道有工藝的變故。李醫生道。你不是說你睡時。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麼。我道。正是那年五月三十日。

李醫生微微含笑。對我看了許久。說道。那時社會還不知道有這一變麼。當時人物也算糊塗極了。史上也屢屢說那時的光景。在我輩後來的人看起來。很覺明白。你們目覩的。反不明白。常言道。當局者迷。旁觀者清。真是不錯。但是當時有學問的人。是怎麼的見解呢。那時人羣不平已極。工人屢次作難。稍有些智識的人。也應該知道必定有變動的。我道。有是有的。我們當時都不過恐怕這人羣。像船上走失了錨一樣。漂流不定。終不免撞着暗礁就是了。若是他們。究竟還是一些不曾知道。李醫生道。當時潮流雖急。也容易知道他的方向。實在是向深處流的。並不是向暗礁流的。我道。當時實在沒有一箇有遠見的人。卽如我。早知有這一睡。就能料定今日。登屋遠望。看見這城。必變做箇瓦礫之場了。李醫生聽了這話。凝思半晌。點頭說道。從前有人描摹當時黑暗

情形。人心雜亂。我輩初以為不實。如今也不得不信了。當世界變換的時候。人心搖動。這也難怪。但當時勢力趨向。很是明亮。人人心裏。都應該存一期望昇平的意思。怎麼反都像懷了鬼胎一樣呢。我道。你還沒有告訴我。這爭端究竟怎樣了法。你們現在的昇平之樂。是從那裏來的。李醫生道。你吸烟罷。便各人點了一支雪茄。慢慢的吸着。李醫生道。你既不想睡。待我細細說來。我且問當日工業問題之中。那一樁是最可怕呢。我道。自然是罷工了。李醫生道。何以罷工便這樣可怕。我道。因為工人結成極大團體的緣故。李醫生道。結成團體。是有什麼意思。我道。結了團體。便可以挾制大廠家。李醫生道。是呀。是呀。這工人結成團體的事體。實是為大廠家起的。那時候資本聚的這樣多。實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。以前都是無數小行家。資本很小。後來家數愈少。資本愈大。所以從前的工人。還不大受壓制。主人的勢力小。靠着工人的很多。而且無論什麼人。稍有些貲本。也可以做主人。所以主人和工人的界限。還不十分隔絕。工業問題。也不十分利害。後來大廠家起來。情形盡變。從前工人。本被廠家看重的。到了這時候。勢力全無。還要受主人的壓制。那主人和工人的界限。劃如鴻溝。就是小資本家。也不

能置身主人之列。衆工人既要保全自己的權利。怎麼不要起來和廠主人爲難呢。照書上說。那時工人的勢力很猛。他們自己知道。將來要受富商的束縛。永做奴隸。非但做人的奴隸。還要做機器的奴隸。現在看來。他們死力相爭。也無足怪。但是工人雖然這樣抵拒。那班大行家的資本。依舊增加不已。美國境內。除去大資本家。他人竟毫沒有立足之地。到了後來。這班小資本家。都像耗子一般。躲在洞裏。頭也不敢伸一伸。真真可憐。一切鐵路。漸漸的歸入大公司。後來全國的鐵道。盡數歸入幾箇大公司管理。製造業中。凡是一業。就有一箇大公司。而且城裏的店舖。硬在城外設立分店。去奪商人的買賣。或有些支持不住的。併入大公司裏面。從前的店東。後來變做了店夥。供給奔走。手頭雖稍有些本錢。也不能自立。只得去買那公司的股票。永遠受他的服屬。那時候。反對大資本家的。既有這麼多人。何以終究不能阻擋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爲這些小資本家。只好做小買賣。後來汽機電報鐵路。種種興起。這小資本家。斷斷不能擔承。若要這班小資本家站得住。除非把這時代退回去。這是如何做得到的呢。就是這班受害的小資本家。也不得不服大資本家的能力。都道自有大資本家經管之後。地

球上的財貨日多。出於意料之外。但這也不過富的更富。與貧人有什麼相干。到了後來。貧富的分別更大。照生財的道理說來。自然資本愈大愈妙。如將大資本。分做小資本。專爲保全小資本家。要復還舊時的情形。在那工人雖然有益。但於天下全局。必弄得更窮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事到如此。竟是無可奈何。李醫生道。且不要焦躁。待我說來。這問題是不消問的。也不消解的。你要知道資本愈長愈大。初時雖有人反對。到後來更大了。全局的情形。反爲大有改變。就漸漸到了今日的極樂世界了。到了二十世紀的前半節。全國資本。都歸於一。製造商務等事。從前是幾箇大行家把持。各營私利。到後來都歸併一家。專務公益。你道這一家是誰。就是國家。做了一箇大行家。將所有的各家。盡數歸併。做成了真正專利。但是這利是衆人都有分的。從前叫做大公司的。今日也成了真正大公司了。這大公司。衆人也都有分。好像各人管理自己的家事一般。就從前管理國政。重立新法的樣子。舉行工藝各事。就像重立政府一般。選用經理的人。就像民主國裏。選用官員一般。而且不准他們自私其利。倘然自私其利。豈不又蹈了古時君王權貴。拿自己權利爲政策的覆轍麼。我道。這樣變動。必是又經一番大兵

燹了。李醫生道。那有此事。大家早知道必有這樣的改變。衆口一詞。那裏還有什麼爭戰。那時國中的人民。忿恨那大資本家的心。都已消滅。都知道這大資本。是引他們到昇平世界的一步階級。沒有這一步。便不合真真理財的方法。自有大公司以後。衆人都經過大局面。五十年前。還沒人敢談這話。後來見的愈多。自己也慢慢有了經理的才幹。他們見這大公司。出入的款項。比國幣還大。手下用幾百萬的工人。所做的事。同那些小資本家比較優劣。真是判如天壤。自然想到這事。應該由國家主持。這一步真是從前沒有夢見的。自有這一步以後。便沒有人和大資本家爲難。這工人問題。也就不解自解了。

李醫生洋洋灑灑說了一席話。我聽了不覺目瞪口呆。沈吟了半晌。說道。這樣說來。政府的權柄。豈不大大麼。李醫生道。大在那裏。我道。我們當日。政府的責任。是保護太平。抵禦國民的公敵。所以他們的權柄。止有警察武備二種。李醫生道。請問公敵。究竟是誰。還是英法俄德呢。還是飢寒呢。你們那時各國。稍有不合。便大動干戈。趕着成千成萬無辜的人民。去餓槍礮。用那國幣。如流水一般。倒底勝負不能豫定。各人先已受虧。

到了今日。毫無戰事。政府也沒有主戰的權柄。只要保護百姓。不至號寒啼飢。就是他們的義務。所以通國人民。沒有一箇不受教育的利益。你說現在政府的權柄太大。我說你們那時政府的權柄。纔太大哩。現在的政府。無論怎樣。總不許他攬這樣大權的。我道。十九世紀當政府的人。各自分黨。專門諂媚百姓。要求他們選舉。如果再拿現在財政的大權給他。這還了得麼。總而言之。叫政治家管理全國生財的總機關。要算是最壞的弊政。他們有了這權。豈不是傅虎生翼麼。李醫生道。這也是的。但現在的情形。又大不同。沒有什麼黨。也沒有什麼政治家。那諂媚賄賂種種弊端。只有向歷史上去找尋的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今日人心。不是大變了麼。李醫生道。這也並不是這樣說。所改變的。不過人生日用的方法罷了。因爲這箇緣故。他們的見解。他們的行爲。也都跟着改變了。你們那時社會的情形。做官的。往往要亂用他的權力。照他們的私見做事。自然是交託不得的。現在無論何等官員。都不能自私其利。也不能亂用其權。就是卑鄙齷齪到盡頭。也沒有諂媚賄賂的事情。大凡世界上人。要做這樣的事情。都有一箇希望在內。如今絕了希望。就沒有人起這心了。將來你同現在世界的人。周旋久了。自

然會明白的。我道承教。教但是製造鐵路開礦等事歸國家主持。就用不着工人了。麼。當日資本家受工人的苦楚。現在必定輪到國家身上了。李醫生道。國家主持這事。便沒有這種事情。爲什麼呢。因爲這箇權柄歸了國家。通國人民。人人都知道國民的義務。該去做工。你所說那種爲難事情。自然是沒有了。我道。這不就是古時當兵的法子麼。李醫生道。不錯。國家主持這事。自然便有這法。當兵的事。國民知道是自己義務。所以做工的事。他們也知道是自己義務。而且這事歸了政府主持。通國的人民。都有一部分權利在內。這聚衆胡鬧的事。他們非但不想做。也就不能做。還有自己願去做工。終究不能輪到的呢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不是逼人做工麼。李醫生道。不然。那裏要强逼呢。也沒有人想到強逼。人人自然知道。不能不去做工。但是功效比那強逼的。還勝十倍。除非那有殘疾的人。可以免去。尋常的人。如果不去做工。就算自己同世界斷絕。和自盡的一樣。我道。這做工的期限。是終身的呢。還是有定期的呢。李醫生道。比十九世紀的做工。短得多哩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那小孩同年老的人。也在廠裏做工。豈不可憐。現在是年紀輕的。必定先入學堂。年老的。可以優游終老。每人做工的期限。總共是二

十四年。從二十一歲學堂卒業時起。到四十五歲止。四十五歲以後。還有十年。叫做豫備期。以備倉卒添工時候用的。但是大都輪不到的。到五十五歲以後。便永遠不要做工。每年交代日期。在十月十五日。滿期的就於那日退去。到期的就於那日上工。這一天也算國家的一箇大節期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恐怕難處。不在招工的時候。倒在已經招齊工人之後。做工與當兵不同。當兵只要能夠運用軍器。習練步伐。就算完事。做工的事。多到二三百項。件件要分派得宜。那不是一樁極難的事情麼。李醫生道。這何庸分派呢。各人自有性之所近的。現在所定的章程。不過要人人各就所長。工藝自然精熟。做工的人。也有趣味。國中的人民。既然盡在工作數內。自然各人揀相宜的做了。但是也有箇章程。大概年紀輕的時候。父母師長。便留意他的性情。在學堂中。必定先教他知道些工藝的道理。雖沒有做工的事。也要常常到那工廠裏考察考察。叫他們見慣了機器廠屋等類。便也習與性成了。十九世紀的人。專學習了一樣工藝。不知道別樣工藝的門徑。這原沒有什麼可恥。但是現在的制度。全不相同。往往少年的人。沒有到做工的年紀。已經檢定了將來的行業。每天用功專門學問。專等待將來入廠。就覺容

易。我道。各項工業所用的人數。和衆人願就那項工業的人數。往往不能相稱。不是太多。就是太少。這怎麼處置呢。李醫生道。這有什麼難處置呢。自有專門提調這事的人。凡願入各項工業的人數。先要細細查核。如某業人多。就知道這業是人喜歡的。某業人少。就知道這業是人不喜歡的。就要想箇方法。叫各業可以均勻。或者酌定工作時候的長短。大概輕簡的事。人都喜歡的。就加長他們的時候。繁難的事。如開礦等類。人都不喜歡的。就減短他們的時候。務要將事情的繁簡。均平得整齊。人心的趨避。調和得周到。一箇人所做的事。所出的力。就另換一件。也差不多。有那些事。是人頂不喜歡的。往往減到一天十分鐘的時候。如果還沒有肯做。也不勉強人做。只顧減少時候。增多利益。自然有人俯就了。凡是極繁難的工程。極危險的事情。必要特地表出。說這項工作過難。有能做的。便不以尋常工人相待。要知道現在少年。好名的多。自然便有人來做。至於那有害衛生的工作。現在都已剔除淨盡。決不是十九世紀各種工廠殺人千萬的可比了。我道。倘然願入某業的。比額定數目多。這處置的方法。又怎樣呢。李醫生道。一箇人長於那一樣。就應該讓他學那一樣。如果這人攷究一樣工業。已經多

年。忽然叫他做那不能做的。便不是現在的制度。但是現在的人。所習的必定不止一樣。如果第一樣額數難容。還有第二樣。和他性情也相近的。總不至於叫他做那性不相近的。所以少年讀書的時候。就已經預備着二三樣。若遇着一業人數驟多。不能依他的初願。還有他樣。可以如他願的。這也是現在制度的緊要之處。若遇着一業減跌。銷場大滯。另有一業。忽然要用多人。勢必從那一業中。調人多少。去補足這一業的人數。或從小工裏面。挑選許多人來補。我道。這些小工。從那裏去招。還有什麼人願當小工呢。李醫生道。凡新上工的一律先當小工三年。三年後。由掌管的人。酌量他的才具。隨衆人揀那性子相近的去做工。這三年小工。是人人不能免的。所以從小工派入專工。都極喜歡。有那太愚笨。不能做專工。就過了三年。還是去做小工。我道。凡人習了一業。便終身不能改的麼。李醫生道。這也未必。那些沒有恆心的人。一動就要改業的。自然不能不示以限制。但是有些人。因爲別業。於他的性子格外相近。這也可以通融的。若遇有萬不得已的緣故。要想調到他處的。就是不改業。照制度上也可以准他的。我聽說十九世紀工藝的人。如果棄去他的本業。就算是斷絕了他的生計。但是現在改

業的人。大概都是不善做工的一流。既改之後。他朋友必少。所以會做工的。必定不肯輕易改業。若是因爲身體不宜。或須停工。或須換一地方的。也不能阻止他們。我道。工藝的制度。到了這樣。也不能說他不好了。但是一箇國裏。有該勞力的。有該勞心的。如今有了勞力的。這勞心的。還是從農工裏揀選麼。我想這樣法子。非用極精的淘汰不可。李醫生道。這等地方。自有極精細的法子。也是隨人揀擇。大概人當了三年小工之後。叫他自已揀定。或是美術。或是專門學。或是工匠。或是農夫。有人自己相信他腦力很好的。便有試驗的方法。有造就的功夫。所以有專門學堂。如美術醫學音律等類。操練他們的才幹。有願進去的。毫不限制。我道。然則入學堂。便可躲避做工。入學堂的人。必定不少。李醫生冷笑道。沒有願入學堂。躲避做工呢。凡專門學問。必定性質相近。纔能學習。如性質毫不相近。就叫他在外加倍做工。也不想到學堂裏去躲避的。但也有自己揀錯了專門學業。後來因爲才力不及。仍舊回去做工的。這些人也並不是故意狡猾。因爲人自己相信與某業相近。到後來往往不能全準。必定要實行試驗。纔能夠明白的。十九世紀中。有錢的人。纔能夠去學專門學問。所以專業文憑。往往給那不相

宜的人。現在國家設立學堂。都要先驗過各人的性質。所以不相宜的弊病。也就沒有了。李醫生又道。凡願進學堂的人。雖已經做了工。也可聽他改途。但是年紀不得過三十歲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爲三十歲以後。他做工年歲。剩得不多。十九世紀的人。年紀極小。就叫他擇業。往往致誤。但現在人的智識開發。遲早也有不同。所以從二十四歲起到三十歲止。都可以讓他自己隨意挑選。

我到這時。要說又不說的。出了神好幾次。隨又想道。我們那時最要緊的一層。還未說到。不可不問他一問。便說道。你老人家。爲什麼不把這薪水一層。說給我聽。工藝既歸國家管理。國家自然也要酌定各項薪水。要是人心不改。斷沒有不給薪水的。十九世紀時候。並沒有一人。肯說自己得的薪水。已經夠的。就是自己夠了。還要說別人家所得太多。這些爭多嫌少的人。還結了無數的團體。和各廠主爲難。現在國家主持這事。豈不爲衆矢之的。無論政府怎麼強硬。恐怕也站不住。李醫生大笑道。不錯不錯。這是一定要造反。一定要革命了。我又道。這有什麼法子可以免呢。想來必有大聰明的人。造出一種新法算學。把各業的薪水。和他們用腦的工夫多少。用眼的工夫多少。用手

用耳用口的工夫多少。一律配搭均勻。故而沒有爭端。不然。必是人心改變。各人肯丟掉自己的田。去種人家的田。做到那顧人不顧己的地步。纔能夠這樣呢。李醫生道。都不是。威士先生你也困乏了。現在已經三下多鐘。你先安睡一刻。再談何如。我便道。但願服你的妙藥。讓我能安睡一刻。李醫生道。且試試看。就遞過一杯藥。給我喝了。我靠上枕頭。就朦朦朧朧的睡去了。

第四回

觀新城棖觸舊懷

廢貨幣爭求虛譽

天明醒來。身子覺得十分舒暢。在牀上又閉了眼。養了一會子神。便把昨天醒來的情形。忘記掉了。竟像仍舊是十九世紀。睡在自己地窖裏一般。模模糊糊。想起前事。記得那致祭陣亡軍士的節日。怎樣同岳家大小去奠祭。怎樣回來在岳家晚餐。怎樣見愛姊小姐。打扮得異常美麗。我便想到那完姻的事。阿呀。我昨天不是約定那造屋工頭。今天十一下鐘來見我。面談這工人罷工的事麼。怎麼還不見來。現在到底是什麼時候了。連忙睜眼。向牀頭一看。那裏有什麼時辰鐘的影兒。便覺得不是自己的家裏。翻身坐起。呆呆的向四面一望。想了又想。竟不知這是誰人的屋子。心上茫無頭緒。糊塗

了半晌。忽然像電光一閃。想起來了。知道這身子不在自己的家裏。這是什麼地方呢。怎樣我便到了這裏呢。阿呀。我所說昨天的那些人物。都是久已朽腐的了。便從牀上跳將下來。兩手緊緊的按住了太陽穴。彷彿防他炸裂一般。重復伏在牀上。把自己的臉。藏在枕旁。兩手把牀架緊緊把住。這時我的腦筋。竟是十停中去了八九。彷彿像發瘋病一般。一切心思都呆了。又過了一會。便想道。倘再這樣胡思亂想。真真要發瘋了。必定要做些用力的事。舒散舒散筋骨纔好。便跳起來。穿好衣服。開了房門。從樓梯下去。

那時候還早。東方剛亮。樓下並沒有一箇人。要去開那大門。却並沒有鎖着。知道現在是沒有盜賊的了。便走到街上去逛逛。約有一箇多時辰。細細觀看。竟認不得是我的家鄉。幸虧那地勢形式。還有些痕迹。不然。一定要疑心是到外國去了。世界上的人。也有年輕的時候。離了家鄉。到頭髮白了回來的。雖然那故鄉的景象。改變許多。却總不像我這樣茫茫無措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爲那老年回家的心裏。先存了一箇時代不同的念頭。所以心上。也不過存箇比較的意思。怎當得我一覺醒來。已是百年。忽

然看見這樣的變遷。怎麼不要一驚呢。況且昨天的波士頓。還明明白白在眼裏。怎麼今天就這樣大不相同。這怎麼叫人相信呢。咳。這些話也不必說了。過了一會。我又想到原處。但是我心上並不想回去。不過是信步走來。因為滿城景象。都不是故鄉風土。在我看來。這李醫生的住宅。也和別處一般。都不是我自己的家了。非但房屋。連那屋裏的人。也是這樣。都不認識。如果是大門鎖着。我便想到不是我家。就要向別處去了。幸而大門一推就開。闖將進去。到了一間房裏坐下。兩手緊緊的掩了兩眼。不想看見這些希奇的情景。但那時心亂得很。幾乎要昏過去。便又從寂寞中生出無數的害怕來。列位。試想想看。我處到這箇地位。是舉目無親。拏那沒有睡覺以前的光景比較起來。怎麼不要昏去呢。想到極處。便大聲號哭起來。那時候倘沒有人來救。必定要成瘋病了。擡頭一看。不提防面前站着一人。正是那李小姐。滿面帶着憂容。彷彿替我憂戚一般。

李小姐道。威士先生。這是什麼緣故。我在這裏半天。看你走進來的時候。那一副神情。又見你號咷大哭。我便不能再冷眼了。你剛纔到那裏去。可有什麼爲難之處。要我助

你一臂之力麼。說着。伸出手來。我便很很的揪住了他。好像那吊在水裏的。揪住了篙子一般。那時得了依傍。心纔放定。見那李小姐。也是淚汪汪的。我便像遇見了我的親人。歎了口氣。說道。你定是上帝派來救我的。倘再不來。我定要瘋了。

說到這句。李小姐的面上。便也一串一串的淚珠兒直滾下來。說道。這都是我們的不是。怎樣丟你一箇人獨坐在這兒半天呢。已往不說。你這時到底好些麼。我道。多謝。你若不就離開這兒。我便可以好些。李小姐道。我斷不走開。說着。面上露出那片關切的情形。又道。我們實在不該應叫你獨坐。昨晚我爲了你。沒有睡着。明知道你醒過來。必有這一番難過。我父親料你必要睡到太陽高了纔起來。所以大意了些。我願你從今以後。不要再動這舉目無親的念頭。就常在朋友親戚家裏的纔好。我道。承你們優待。我也覺得有些依傍。但是這樣情景。實在難受。昨晚還可。今天真是耐不住了。李小姐道。你到那裏去來。我便將怎樣醒來。怎樣胡想。怎樣記得前世。怎樣想到今世。怎樣出去。怎樣回來。說了一遍。那時李小姐。說不出那無限的深情。我已經放了他一隻手。却還有一隻。不想離開。好像拉著他。就有許多好處。

李小姐又道。想起你那一番閱歷。我也料到。定有這些苦楚。我們竟沒有陪你。真是不該應的。我道。這事已過。不必再提。我也已經忘記那苦楚了。李小姐道。但願你永遠這樣纔好。我道。恐還早的很呢。這時我心目中。總還有一種不慣的情形。李小姐道。你如果覺得有這些情形。便請到我們那邊坐坐。我們總不叫你有這種感慨。我道。你准我來。我一定來的。李小姐道。這箇自然。我道。只要你替我傷感。像剛纔那一會。我便好了。李小姐道。是了。以後見你提起這事。我便做出那極傷感的臉兒來。說着。大家都笑。我想李小姐這般關切。我便不至舉目無親。李小姐又接着道。我們便做出傷感的臉兒。你却不可信以爲真。實在今日世界。比那十九世紀。真有天壤之別。上帝把你的年歲縮短。叫你遇着這熙熙攘攘的日子。也應該謝謝上帝纔是。

不多一會。李醫生和李夫人也都來了。相見之下。他們知道我已經在城裏逛了一回。見我面色如常。都很詫異。李夫人道。威先生你今日逛了一回。一定快活。想那些沒有見過的事情。看見總不少。我道。看見的沒有一件不稀奇。那最稀奇的是城裏看不見一家店舖。也看不見一家銀行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我還記得十九世紀。無君黨的人。要

把那銀行裏的人殺箇淨盡。難道此刻竟做到了麼。李醫生道。這也不是。不過今日可以不用。所以這些行業都廢棄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貨物是到那裏去買呢。李醫生道。現在並沒有買賣。貨物流通。是另外有箇法子。若說到銀行一層。現在既沒有了錢幣。這還有什麼用處。所以廢去。我回顧李小姐道。小姐。你聽見麼。尊翁所言。真戲弄我了。我也不責備他。但是天下的事情。改變得也有分寸。怎麼便改變到這樣田地呢。李小姐道。並沒有戲弄你。說話間。便又漸漸談到婦女不用衣飾的事情。

早餐既畢。李醫生又邀我到月臺上去坐。便道。你不信現在沒有錢幣麼。你想十九世紀以前。所以必要用錢幣。都因為貨物出產。在私人手裏的緣故。現在製造。都歸了公家。自然用不着錢幣了。我聽了後。依舊不能領會。李醫生又道。這事很容易的。你須知道天下的人各專一業。各私所有。纔有交易。有了交易。那貨物的價值。又漲落不定。便找出一種通行耐久的東西。作為憑據。現在國家管理了這種出產。自然沒有私下交易。無論什麼物件。都可以向國家的棧房支取。由國家分派衆人。自然是用不着錢幣了。我道。這分派用什麼章程呢。李醫生道。這也是很容易的事。衆人替國家做了多少

工就應分得多少。照這箇比例給他憑票。准支貨物。他們拿了這箇憑票。隨便向國家的棧房裏支取。這樣棧房到處都有。拏了憑票就可支取。有這箇法子。豈不免不了許多繁瑣的交易。說着。隨取了一張紙。給我看道。這就是憑票。也有價值。也用金圓計算。但並不是真用他。不過是用他的名目。以便計帳。大家也看不見這樣東西。就和那代數上所用的元字一樣。現在各種貨物。價值幾圓幾分。仍舊同十九世紀一樣。到棧房拏了東西。就照價值。在票上劃去多少。我道。如果要別人的東西。也能將憑票上的價值給他一分。作爲抵劃麼。李醫生道。別人也斷沒有餘物。可以轉售。大概憑票的利益。只能夠一箇人獨享。不許轉移。你道是什麼緣故。因爲一有授受。勢必要問他來歷。不然就恐怕有什麼不公平之處。古時用錢幣。最爲不妥。搶奪他人的。和他自己辛苦所得的。有什麼分別。現在也有拿貨物彼此贈送的。若是大宗買賣。恐怕有傷和氣。所以斷斷不行。世界上最有害社會的事。就是做買賣。做買賣。是那人家的利益。算自己利益。一箇國裏有了這等樣人。那文化就永遠沒有進步。我道。如若一年之中。所用的物件。過於票上的價值。這又怎麼區處呢。李醫生道。票上的數目很大。一時也未必就能用

完。若是奢華太過。所用的數目。過於憑票上所載的。也許他預支明年的一份。不過要扣去若干。以爲警戒。若是不知道改過。就只准每月或每禮拜支取一次。甚至有不許他自己做主的。我道。若用不完。自然是可以居積了。李醫生道。居積也可。但必定要聲明將來作那項的用途。由國家核准。否則這所餘的。仍須歸入公家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天下更沒有節儉的人了。李醫生道。節儉做什麼。現在國家富足極了。不要叫百姓減省自己的日用。所以節儉一事。在今日並不算什麼美德。十九世紀以前。人家必定要積蓄多少。預備後來萬一有什麼虧折。或是留着贍養子孫。所以不能不講究節儉。現在沒有了這種意外的事。也不須豫先替己身和子孫籌劃。一切統由國家贍養。自從生下來直到入土的日子。都由國家供給。我道。這是好大的話。我想一人做工。到底有價值不同的。雖是通盤扯算。國家一年所入。已經足敷所出。但其間必定有工價昂貴的。還有抵不上國家所給一份的。我又想起昨日所談的薪水那樁事來。還未蒙指教。我想各業工作。價值不一。今日又該怎樣分派呢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各項工價。都照所產的物價酌定。主人是愈賤愈好。工人是愈多愈妙。兩邊相扯。就得一箇適中的工價。這

箇法子。雖不很好。却也很便。除這以外。還有什麼法子。倒要請教。李醫生道。十九世紀的人。都存著損人利己的心思。見人家有些不足之處。就乘機取利。付給工價。往往不照他人所出的力計算。有些做最苦的工。得最少的工價。豈不可憐。所以我想用現在的法子。也是極妙的。我道。這也是一箇道理。但是我的意思。以爲這定工價的法子。總是照那物產的市價計算最好。現在工藝都歸了政府管理。工人們也都歸政府調用。自然沒有了市價。各種工價。只能由政府分派。但要分派得平允。究竟很不容易。李醫生道。你的話未免太過了。我先前不是同你說過了麼。各人各自選定將來的行業。工價有了高下。他們必定都望着那省工的一邊走。人數就有多少起來。那主持這事的人。看見有這樣的事情。就可以立刻改正。所以也沒有什麼可慮。但這也不是正法。我道。這工價究竟是怎麼定的呢。

李醫生想了一會。說道。你說的很不容易明白。幸而我還略略知道古時的制度。但是從前什麼工資薪水等等名目。如今已經消滅了。我道。你的意思。大概是說今日並沒有錢幣。所以無從發給薪水。但是國家准他們支取日用的東西。就同工價一般。這種

准人支取的物料。數目多少。自然不同。這各項應得的數目。怎樣分派。拏什麼物件。做來準則呢。李醫生道。憑什麼。就憑他一箇人。他既是箇人。便該有一份的用度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各人所得。必定是多少一律的了。李醫生道。這箇自然。

我聽了出神。一會兒。又聽李醫生道。不但沒有錢幣。給什麼薪水。連那和薪水同類的物件。也絲毫沒有了。我呆了許久。略定了一定神。便又和他辯道。各人所做的事。智愚巧拙。那裏能夠盡同的呢。李醫生道。自然相同。那有不公的所在。我道。人生才力。各人各樣的。用什麼法子。叫他們所做的工。都能相同呢。李醫生道。這箇法子也很簡的。只要各人各盡他們的力。就能相同了。我道。你老人家這話錯了。我想各人各盡自己的力。所做的工。就不能相同。才力大的。便做得多。才力小的。便做得少。李醫生道。現在不問工作的多少。只問所受俸祿的稱不稱。各人所受的俸祿。只要相稱。便是眞理。要知他稱不稱。只要他們所用的力。若是人人盡力。便是相等。才力大的。是天所賦授。本當比別的多做些。譬如有兩箇人。一箇資稟很高。一箇却極平庸。那資稟高的。如不盡力。就說他的工作。比平庸的盡力做的還多。其實還是不稱。這就是不能盡他的職。這

意思你可能明白麼。我道。這法固妙。但是有人所做的工。比他人加倍。所得的俸祿。不能比他人多些麼。李醫生道。你看來這是很奇。但也是自然的道理。現在資稟高的人。不但多做了沒有賞。而且他少做了還有罰呢。譬如馬和山羊。都來馱東西。馬所馱的自然比山羊多些。據你說來。是要賞這箇馬了。現在却不是這樣。如果這馬不肯多馱。便要重鞭。因爲他的力大。應該多做的。

當時李醫生說得很很的樣子。我倒笑起來了。又辯道。我的意思。是一箇人才力高的。該當得賞。怎樣好孛馬和山羊來比。馬和山羊。是不會爭辯的。自然各盡各力。人是有智識的。所以必定要看他所做的工來鼓勵他。除非這一百年內。人心大變。否則恐怕必要爭執起來。怎麼能行呢。李醫生道。人心並沒有變。但是今日能工作勝人的。也並不是沒有賞。也是有特別利益的。所以能夠引人入勝。我道。無論用什麼引誘的法子。若是俸祿不加。在他們看來。無論盡力不盡力。進款總是一樣。那品行高的。或者肯顧公益。能盡他的力量。那尋常的人。恐怕就要裹足不前了。多做不能多得。少做也不能少得。怎樣還肯實心辦事呢。李醫生笑道。唉。你真真是十九世紀人的見識了。你以爲

用錢誘人。人肯出力。你那曉得從前的人。所以要的緣故。不過因爲沒有錢。便要凍餒。有了錢。便可任意使用。總不過好奢侈怕飢寒兩樣的意思罷了。你說不用錢。不能叫人出力。我說要人出力。自有極妙的方法。不必錢財。只要名譽。鼓勵他們起來。他們自然就奮發了。你看古來軍營中忠勇之士。並非爲着貨利。有些是知道自己職守。自己應該盡力的。有些是爲名譽的。存了這兩樣心思。替國家出力。那有不肯的道理呢。你去拏這箇要錢的念頭。化分化分。就知道要錢。不但是好奢侈怕飢寒兩樣。還有比這箇大的。因爲有了錢。勢力也大。地位也高。衆人都都稱讚他了。現在飢寒也不怕。奢侈也做不到。這兩件已經沒有了。但是還有一件。就是名譽。這何嘗不可鼓勵人呢。現在工藝。既歸國家管理。這些做工的。便是替國家出力。譬如當兵一般。人人都有一箇赤心爲國的念頭。自然都肯出力。古來軍士的勇氣。也未必盡是愛國。也有一半喜功好名的心思。現在的工藝也是這樣。你既然用人人做工的法了。自然要人人出力。這箇鼓勵的方法。自然是不可少的。現在雖然不用錢。但是那要想得美名。得衆人欽敬。和那得權力的心思。還是一樣。除了盡力公事之外。還有什麼方法呢。一箇人所做的事

業。能夠有益世界。社會中自然傾仰。比古時用錢財騙人。飢寒驅人的。論起功效。真有天壤之別。就是古人好名。也未嘗沒有比要錢的心思利害些的。我道。你們的社會中。究竟是怎麼布置的。李醫生道。說來話也很長。我們工藝的條理。全靠這上頭做根柢。但也可以用幾句話該括的。

正說時。忽然李小姐走來。和他父親譚些家務。說畢。正要下去。李醫生道。愛姊。我的意思。想叫你陪威士先生。同到那國家的貨棧裏去看看。我已經略略告訴他現在辦事的法子。再讓他親眼看看。必然更明白了。又回顧我道。小女精神極好。娓娓不倦。必定能將貨棧辦理的法子。詳細告訴你的。這言正合我意。李小姐也很情願。便陪我一同出門。

第五回

關公棧氣管代人工

設樂部電機傳法曲

我和李小姐一路行來。且談且走。李小姐道。威士先生。你要我告訴你現在店鋪的規模。請你先將那十九世紀的規模。告訴了我。我從前雖讀過十九世紀的書。却不很明白。你常說有許多店鋪。各各不同。譬如女人家要買物件。必定先要走遍了各鋪。纔能

定那一家。否則怎麼知道。到那一家買什麼呢。我道。自是如此。李小姐道。家父說我買東西。最不厭倦。照你說來。連我也覺得太勞苦了。我道。耗費時日。却是不免。但是那沒事的人。倒可借此混過光陰。李小姐道。同行的店鋪。一城裏多到幾百家。就算極空閒。也恐怕沒有這工夫去走遍他。我道。走遍原是不能。但有常常買慣的。自然知道什麼東西。那一家是最賤。最好最齊備。若是沒有買慣的。也只好碰巧罷了。價貴物低。是不能免的。李小姐又問道。你們當時。既知道這法不好。爲什麼不改良呢。我道。這也和其餘各事一般。雖然明知不妥。實在沒有別的什麼良法。

說着已轉過了一箇灣。到了一所大房子。那天早上我已經見過的。李小姐對我說道。這便是本街上的店鋪。我擡頭一看。却沒有什麼店鋪的模樣。和那十九世紀的。大不相同。那玻璃門窗內。也不看見陳設什麼貨樣。也不看見張貼什麼告白。看他外面情形。那裏知道他是店鋪。不過門樓上有許多石像。刻些吉利神的神像。但是門內進出的人。却很擁擠。李小姐道。我們每一條街上。都有一箇店鋪。無論住在什麼地方。總不過十分鐘的時候。就好到了。我那時是第一次走進二十世紀的公家貨棧。自然心中

眼中覺得奇奇怪怪。種種不同。進去之後。滿屋子的光亮。擡頭一看。是從天窗裏透進來的。這天窗大約有一百多尺高。天窗下面。便是大廳。中心有一箇噴水池。不但好看。而且十分涼爽。房頂牆壁。都用淡色塗刷。便不覺得回光刺目。也不覺得昏暗。噴水池的四面。有許多椅榻。那上面坐談的人也不少。牆上貼滿了票籤。便知道下面擺列着什麼貨物。李小姐就往一處挑選。都是排列着洋紗貨樣。我便問道。怎麼不見店鋪裏的人。出來招呼。李小姐道。現在我們沒有選定。還用他不着。我道。十九世紀店鋪裏的人。有人來買東西。都是來幫着挑選的。李小姐道。他們能夠替買主揀選合意的貨物麼。我道。名雖如此。實則勸人買那不合意的貨罷了。李小姐道。買主難道不厭煩麼。買不買與他何干。我道。這是他們的職司。店主請他們來。原要他們代消貨物的。他們自然千方百計。要將各貨消售出去。李小姐道。我倒忘了。十九世紀。店主和那夥計們。都是靠着賣貨爲生。現在却大不相同了。夥計們非呼喚不來。他們的職司。不過接收定貨單就是了。貨物都是國家的。所以並不要人強買。又笑道。照十九世紀的情形。真是奇怪極了。我道。我想現在的夥計。雖不必勸人強買。也應該將店中的貨物詳細告訴

買主。李小姐道。這也無須。每件貨樣上。都有字條。說的明明白白。何必再要人告訴呢。我便取來一看。果然字條上。載明貨物的優劣。和那材料價值。便問李小姐道。照這樣兒。夥計是不用說一句話的了。李小姐道。這箇自然。他們的職司。接收定貨單。不得有錯。只要能夠和氣接待買主就是了。我道。如此却可省却無數的誑騙。李小姐道。十九世紀的店夥。都是誑騙人的麼。我道。也不便說。其中良莠不齊。但是他們都靠着賣貨爲生。養活家室。却也難怪。又道。我們談了許久。不誤了你買東西的時候麼。李小姐道。我已經選定了。說着便用手將一箇電鈴的柄。按了一按。就有一箇夥計應聲出來。取下定貨票。票是兩分。李小姐隨手填寫。寫完便撕開了。給了李小姐一分。就拏那一分丟入筒裏。李小姐便取出那支款憑票。那箇夥計就在憑票上面。劃去數目。仍舊還了李小姐。李小姐同我移步出門。又將那定貨單兩分的緣故。說與我聽道。這不過恐怕一時填錯。可以隨時更改。我便問道。你挑選貨物。怎能夠這麼快。怎麼知道合意的貨物。就在這棧裏呢。各人要買什麼貨物。都是要在本處棧裏。不能到他處買麼。李小姐道。不論那裏。都可以買。但也不必到別處。因爲各處的存貨。都是一樣。凡是美國製造

的。或是他國販來的。各棧裏都有一部分貨樣。只在一家。已儘夠挑選了。何必再到別處去呢。我道。這裏並不見有那剪裁包紮等事。想必還要到別處取貨的。李小姐道。除了幾種緊要貨物之外。其餘的貨物。各棧裏只有貨樣。那貨物都存在總棧。買主在分棧裏選定之後。就由分棧將定單寄到總棧。總棧的貨。一直由製造處運來。總棧收了定單。就照單發貨。我道。這却省去轉運的費不少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先由製造處。賣給批發的店鋪。批發的店鋪。再轉賣給零售的店鋪。零售的店鋪。然後賣給買主。現在沒有了零售的店鋪。就省了那零售的一番開銷和利息了。李小姐道。除此之外。也沒有別的方法。威先生。你何不請我父親。帶你到總棧裏看看呢。這總棧和各處的分棧。都用氣管相通。我前回曾經去過。纔覺得有趣呢。譬如這棧裏的夥計。每人管着幾箇氣管。某氣管管着某貨物。這裏得了定貨單。隨即放進箱中。落到氣管。幾秒鐘後。就自己走到總棧。落在管理某貨的櫃檯上。總棧裏的人。就收了記帳發貨。和閃電一般迅速。無論什麼整包的布。上了轉軸。都有一種機器剪裁。貨物包紮好了。就由氣管裏遞到各處分棧。再由分棧送到各家。神速異常。就像我方纔定的洋紗。等不到我們回家的時

候。早已經送到了。我道。那人口稀少的市鎮。也照樣設一分棧麼。李小姐道。也一樣的。就是各村莊也設一箇分棧。用氣管通到總棧。就是二十哩的遠。也送得到。有的時候。由一箇大氣管分送數村。可以省些費用。不過耽擱些時候。至多有到兩三點鐘的。我去年夏天。住在鄉村。就是這樣。很覺得不便。我道。我想那鄉村分棧的貨物。必定趕不上城市裏的精美。李小姐道。這也不然。就是小村的分棧。也是一樣。通國的貨樣。也都完備。話剛說完。已經離家不遠了。

路上又談到那房屋。價值不同。大小各異的事。我便問道。各人的入款。既然相等。這房屋怎麼又有大小呢。李小姐道。各人嗜好不同。有愛住大屋的。有愛住小屋的。即如我喜歡穿着衣服。也有人喜歡講究飲食的。國家將房屋出租的價值。照大小精粗估定。大凡人丁多的。入款也多。所以往往住着大屋。人丁少的。自然是小屋相宜了。不但租價便宜。而且鋪飾也省。我聽說古時人。往往要住高堂大廈。算是體面的。不知道確不確。我道。實是如此。李小姐道。現在却不能了。各人的入款。都有一定。一處太耗費。別處便不夠用了。

不多一刻。回到李小姐的家中。李醫生還未回來。李夫人也沒有看見。李小姐便問道。你愛聽音樂麼。我道。我生平最愛的。李小姐道。我原不該問你愛不愛。但我聽說古時的人。每有不愛音樂的。我道。十九世紀的音樂。聲調不佳。所以令人不耐聽。李小姐道。我也知道那種音樂。就是我。也未必愛聽。但是現在的新樂。你愛聽不愛聽呢。我道。得聆妙音。就是萬分之幸。李小姐道。你道是我唱給你聽麼。我道。是心願的。但是不敢有勞罷了。

說到這裏。我便呆了片時。李小姐又道。我們現在雖有時唱唱歌。但不過是練習嗓子罷了。就是頑耍樂器。也不過消遣消遣。因為樂工奏的很好。而且要聽也很容易。所以我們不要自己唱。也不要自己弄樂器了。現在精於音樂的。都選到樂部。其餘不中選的。平時也就藏拙。你真要聽現在的音樂麼。我又道。我告訴你。實在是願聽的。李小姐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可跟我到音樂房去。

我便跟他到了一間房裏。却沒有懸掛什麼照片等物。四圍一色木板。十分光滑。我初時以為必有新奇的樂器。可以看見。誰知道竟沒有一樣東西。我呆了半晌。李小姐

便拏了一張紙。向我道。今天所奏的曲名。都在這張單子上。現在是五下鐘。請向這單上點一齣罷。我接來一看。原來好大的一張單子。上面載明日期。是二千年九月十二日。其中名目極多。有唱的。有用器具的。我見了不很明白。李小姐便向單上指出一段道。這幾齣曲子。是現在五下鐘奏的。我纔知道這單上寫的。是整天所奏的名目。分爲二十四份。每一點鐘一份。我便點了一齣曲。是用風琴的。李小姐道。你愛聽風琴。正合我意。我生平亦最愛聽的。說罷。便拉我一同坐下。一面將手在牆上按了一按。便聽見那風琴的聲音。充塞屋中。不高不低。却和那房屋的大小配合。我提耳靜聽。却不知道聲音從那裏來的。調兒亦很好。一霎時已經完畢。我道。這箇曲子妙極了。但是風琴在那裏。李小姐道。你姑且再聽一齣。便又聽見是胡琴的聲音。那更妙不可言了。聽完之後。李小姐道。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奧妙。却也不是幻術。不過是巧匠所創。將古人省工的意思。推廣到極處罷了。這城裏有幾處樂部。裏面的樂工。演習純熟。無所不能。用德律風由各樂部通到各家。有願裝的。每年出費多少。就可以裝一具。價值很廉。所以家家都有。樂部裏人數不少。每日輪流奏曲。一箇人不過輪着片時。二十四點鐘。

已經循環不斷。你看這樂單上頭。不是有同時唱四齣曲子麼。要聽那一齣。就按着那一條綫。或愛聽唱。或是愛聽各種樂器。各人都可以隨意揀選的。我道。各家有了音樂。還可以隨時去聽。而且可任意揀選。這也算得人間的樂事了。李小姐道。我想古時候。有好些音樂。尋常固然聽不見。就是有錢的人。也不能常常去聽。偶然聽一兩次。費了無數的手脚。花了無數的錢。而且不過片刻。還有一層是最不便的。要聽一齣好曲子。總要坐到一二點鐘。有那不要聽的。攙在裏頭。也不能撇開。譬如用膳。自然揀愛喫的。喫。倘然限定一箇人。要將桌面上的都要喫到。我想無論餓到什麼地步。也沒有人願意去喫的。你想要聽那好音樂。既然是這樣的難。也只好在家裏。自己弄樂器了。我道。十九世紀時候。止有這箇法子。不是這樣。從那裏去聽。李小姐道。照這樣說。也難怪當日有人不愛聽的了。就是我處着這樣的地位。也決不愛聽的。我道。這單子是不是二十四點鐘都在內的呢。照單上所載的。是二十四點鐘。都有音樂。但是夜半之後。天明之前。有什麼人去聽呢。李小姐道。聽的人也不少。譬如有病的。睡不着的。到了這箇時候。有這些音樂。也可拏來解悶。所以每人的牀頭。都有德律風一具。我道。那末我的臥

房裏也應該有的。李小姐道：自然有的。昨兒晚上偶然記不起來。沒有告訴你。今兒晚上。我父親必定要同你說的。你聽見了這些音樂。以後可不要再煩惱了。

傍晚李醫生回來。我便將早上同他女兒到公家貨棧的事情說了一番。並提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法度的優劣。慢慢又說到接授產業的辦法。我道：我想現在世界。子襲父產的法子。諒必仍舊可行的。李醫生道：也沒有禁止的條例。但是也沒有傳襲的。只有一件。不可不知道的。古時人分三等。一是能自食其力的。一是偷竊過活的。一就是餓死的。到了今日。一概要自食其力。不讓他有偷竊和餓死的弊病。譬如產業。各人都有一分。不過地產權柄。都歸國家。所以各人的產業。都有限制。生時食俸。死後就截止。另外提給喪費若干。其餘所有的物件。聽本人隨便分給別人。我道：這樣說來。那些珍寶等物。必定有積蓄漸多的。豈不又有了貧富的分別。這又用什麼法子阻止呢。李醫生道：這也容易。照現在的制度。凡人積蓄。過於他日用所需的數目。反受其累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人家陳飾的物件。有那金銀古玩。和那貴重器皿。自己便算是富人。因為這種物件。都能值錢。隨時可以出售。到了現在。如果有了幾十箇親戚的遺產。倒是一

樁大不幸的事。因爲這種物件。都不能售去的。所以除了自用之外。並無別樣益處。入款並不增多。還要另租房屋去擺設他。雇人去看守他。反多繁費。所以一箇人到了這箇境地。必要竭力散去。或是分送朋友。就是朋友也不敢多受。這樣看來。這接受產業的事情。自然不禁自止。人人自己量力。不敢多取。揀幾樣最要的拏了。其餘都交還國庫。我道。你說起雇人。我便想着一事。又要請教了。如今家僮一項。怎樣布置。既是一律平等。還有誰肯做奴僕呢。就是十九世紀時候。平等一事。不過稍稍萌芽。奴僕已經很難雇用了。李醫生道。就因平等緣故。不論什麼事。凡是出力的人。都該敬重。無論什麼人。都應該挨次侍奉他人。所以雇用奴僕很容易。不過不用奴僕的名目罷了。但是我輩也不須用那奴僕。我道。那末家中零星雜事。誰人去做呢。李醫生道。也用不着人去。做。那洗刷的事情。都有公設的洗衣廠。烹調的事情。都有公設的飯館。修理的事情。都有公設的工作廠。那些點燈用火的。都有電氣。這些事出錢也不多。我們的住宅。只要大小相稱。家裏的器具。也只要適用。不必費心整理。所以用不着什麼奴僕。古時的人。凡自己不愛做的事。和那費力的事。一概都交給奴僕。不肯另求新法。現在一切的事。

情。都要衆人合力去做。所以人人都要想出新法。以圖省力。但是人家有時也要人洗刷打掃。或是病人要人伺候。這可由國家撥工藝隊裏的人去做。我道。既沒有通用錢幣。這央人做事。怎麼酬謝呢。李醫生道。不須自己酬謝。凡要人服役的。可以拿年俸支票。到管理處說明原委。就可撥人。應該價值若干。就由支票上扣去。我道。如此那婦人却受益不少了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婦人也要做工。很爲費事。李醫生道。現在一切都由國家擔任了。但是古人的煩惱。也是自己找的。什麼緣故。就是不肯通力合作啊。那裏知道兩人同心。比兩人互相嫉妬。做的事情。相去不止十倍呢。古人病根。就是在損人利己。這四箇字。李小姐道。父親也不要說得太過。當了威先生的面。叫威先生也要難過。我道。這也是的確的話。但是我還要問箇明白。倘若有人要請醫生。也照常請局裏派人去麼。李醫生道。這却不是。各人自有相熟的醫生。熟悉本人的體氣。開方用藥。也就順手。這也是古今相同的理。所不同的。就是古時的醫生。歛錢爲己。今時的醫生。不過將他診過的人。年俸支票上勾去若干。補益國家就是了。我道。若是醫費一樣。醫生又不能拒絕病人。人人都揀好的醫生。那些庸醫可就無事了。李醫生道。今日並沒有

庸醫。我是醫生。也不是自己迴護。實在人若是稍知道些藥性。不能精通醫理。國家也斷不許他行道。讓他草菅人命。必定在學堂裏。經過最嚴的考試。他的本領。實在合格。方准行醫。醫生之中。也沒有自相妬忌的。凡是醫生。每年都要造一報冊。如無人問訊。就由國家替他薦引。我那時心中。還是模模糊糊。摸不着什麼頭腦。正在惶惑。幸虧那李醫生。談得娓娓不倦。不多一刻。李夫人和小姐都去了。

第六回

別徽章工人分等級

免關稅國際創規條

後來李醫生又同我說了許久。我便想起早晨那一句話來。當時被李小姐打斷話頭。現在不免再問一句。便道。如今衆人既是平等。沒有什麼貧富的分別。這飢寒兩字。是不怕的了。但是這等人。又怎麼樣鼓勵他。懲做他。教他們勤勉呢。李醫生道。前兒不是已經說過。獎勵的法子。只有一樣。大隊工人裏面。有多少首領。國家選那有才智的人充當。叫他做表率。務要叫他手下帶領的人。都能盡力。大概工人初入隊的時候。先要做小工三年。無論將來做什麼事業。這三年是斷不能免的。也是練習他服從和勤奮的心來。三年以內。無工不做。所以也無分高下。但是各人的勤惰。也記在冊籍。勤就有

賞。情就有罰。這箇辦法也並不過於苛刻。一箇人當了三年小工。若是沒有什麼大過。便許他自己挑揀一件同他性質相近的行業。再行學習。學習限期。各業不同。畢業之後。便算一箇工人。在總會裏也算一員會友。在習學期內。所有智愚勤惰。都記在冊籍上。等到畢業之後。按照所載的。定他的地位。工藝大概分兩大類。一是工藝。一是農務。兩類裏面。又分做三等。每等又分做兩級。補授的法子。都憑他們學習時候所記的冊籍。必真有特別才識的。方把他列入頭等。其餘就都歸入次等。挨次遞升。並看他們行業學習期限的短長。定期攷試。總之有功的。決不久屈。懶惰的。必定降級。等級高的。有最大的利益。就是准他在所作的工內。揀一事做專門。各項中雖然沒有過難過易的。但總有些難易的分別。所以許他能自己挑選。就算是最大的利益了。但是那些愚笨的工人。若是願意揀那一事。也要替他設法。總是要他願意。這工作自然才有進步。但是下等工人所請的。不能如上等的容易允准。必定要等候上等的都挑選完了。剩下來的。才能由他們去挑選。有時也竟勉強他去就那一業。不讓他自己挑選。至於挑選專業。一定是在分班的時候。有降級的。也可以丟了本業。另外揀過一業。所有升降改

業種種事情都登在新聞紙上。按照他的等級給他徽章。我問道：徽章是什麼樣子？李醫生道：各業有各業的徽章。但是樣兒很小。你若是不知道，也就看不出來。徽章雖然不同，樣兒却是一律。三等的是鐵做的，二等的是銀做的，一等的是金做的。國裏的等級，另外沒有什麼分別。就看這徽章而定。除此以外，還有尋常的利益，就是高等的，可以比下等的略爲自由，但也並不苛待下等的。不過擊着這箇法子，激勵他們上進的心思罷了。

上進的心思，不但上等的人應該有，就是那中下等的人，也應該鼓勵他。不過中下等的人數，比上等的多，所以降級的條例，不好太嚴，叫他們有畏縮的心思。要知道這箇條例，原是爲激勵起見，所以每一等中，分做兩級。每等每級的人數，常有定額。除去當首領的和習學的以外，其餘在下等的，不過全數九分之一。其中多是新畢業的，還有永在下等不能升的，更不過是全數中極小的一分罷了。這等人沒有志趣，又沒有能力，只好如此待他了。大概人沒有不好勝的，引誘他們上進，也很容易。凡升上一等的，必要冊籍上載的，絲毫沒有過失。做工能够勝於同業，其餘有畧爲好些，不能升等的。

也給他幾句褒獎的話。和各種獎賞。每等有每等的獎賞。每級有每級的獎賞。都是拏來表揚他們的優異。所以有功的。從沒有失望的事情。還有那不肯做工。或是才不勝任的。都要嚴禁。不勝任的。就要降級。那些能够做不肯做的。就拏他關閉起來。喫的不過是粗麵餅和清水。等他知道改悔。纔能釋放。首領裏頭。也分等級。也和官員的等級一般。在下的叫做副頭目。凡人在第一等第一級。做工兩年。沒有錯處。准補副頭目。但是額少人多。非資格最深的。不能選補。所以做副頭目的。至少也要三十歲。副頭目可以升做正頭目。但也先儘那資格最深的。更上一等的。另外有升補的法子。說來很長。今兒也沒有功夫多說了。這箇法子。在十九世紀是不行的。那時候做工的人太少。有幾種事。每一項通扯。不到一箇人。現在是一件事。有許多人去做。彷彿那十九世紀的店廠。合幾十箇做成一箇。所以人數既多。這遷調自然也容易了。這便是現行制度大概的情形。若是有人必要另外有什麼勸導的法子。方肯出力的。這現在的制度。却還沒有這種方法。但是閣下看起來。現在的制度。也能够啓發人勤奮的心思。不能。我道。這等勸導的法子很好。我現在也漸漸知道新制的大概情形了。李醫生道。工人的年

俸。並不在等級。每日做工的時候很短。遇着停工的日子。也一律停工。過了四十五歲。就不須服役了。但是還有幾件事。你必須要明白的。一件是各人自己挑選行業。便容易做成精巧的工作。各人性質有相近的。就教他入那相近的一門。一件是各人只問他能不能盡力。並不計他們的功夫。肯盡力的。就算盡職。能够盡職。便應該享受這一分的國祿。還有一件。無論巧的拙的工人。總給他一箇升遷的希望。那下等的超升中等。中等的超升上等。上等的拔補首領。這也並不爲炫耀下等的起見。實在是要各事有了綱領罷了。現在各種勸導的法子。都不是爲上智設的。上智的人。自己知道他才力多少。應該做多少事。方能稱職。心裏自有一箇權衡。原不藉外面的勸導。但是世間那裏能够都是上智的人呢。現在人的資格。還沒有到這箇地步。所以這些制度。究竟是不可少的。還有那才力實在不堪的。不列在三等之內。另爲一等。酌量他的才力。叫他做極輕的事。至於那些盲的聾的啞的殘疾的瘋癲的人。其中也有強壯的。作事也差不多抵得平常的一箇人。那最軟弱的。自然一切都不會了。但是從來也沒有一箇人肯躲着不做的。我道。善哉善哉。這種制度。彷彿賑濟一般。但比那十九世紀賑濟的

法子好得多了。李醫生道。什麼賑濟。你還以爲贍養殘廢的人。是賑濟麼。我道。自然。他不能够自養。爲什麼不是賑濟呢。李醫生道。世界之上有能够自養的人麼。文明之國。斷沒有這自養二字。當人羣最初成立的時候。還在極野蠻的時代。或者有那自養的人。但也不過一世的一小份罷了。難道初生的時候。便能自養麼。到年紀老了。不能勞動。還能够自養麼。後來人羣漸漸的大起來。雖在最初的時候。這自養二字。就斷用不着了。後來人羣越發發達。各項各業。名目有幾千萬。一箇人能够守定一業。不藉他人自己度日麼。有些人你看他是不做什麼。其實他和人交接的地方。已經不少。世界上的人。那裏能自耕而食。自織而衣呢。這樣看來。凡是世界上的人。都是互相依附的。既然是互相依附。便應該互相幫助。十九世紀的人。因爲不知這箇道理。故而做出一切殘刻的事來。我道。容有這箇道理。但是殘疾的人。既然沒有什麼利益給與人羣。便不能拿他一樣看待。李醫生道。今天早上我不是已經告訴你麼。無論什麼人。都有箇名。分享國家的利益。他的名分。就因爲他是一箇人的緣故。並不是從他的身體強弱上來。但是能够盡他的力。便算稱職。便有這箇名分。我道。你說的是各人本領原有不同。

的。但是那全不動手的。自然不在內了。李醫生道。他難道不是一箇人麼。我道。然則那些盲的聾的啞的殘疾的瘋癲的。和平常的人羣受的國祿一樣麼。李醫生道。自然。我道。這種賑濟的法子。就是十九世紀最講均富的人。也要奇怪了。李醫生道。譬如你有兄弟。臥病在家。不能做事。你便該給他粗衣惡食。不讓他安適麼。我想是斷不能夠的。你自然給他和你自己一樣的衣食。也斷不肯自己說是賑濟的。你這麼一想。便覺得賑濟二字太侮慢了。我道。這却情形不同。我們那時雖有四海之內皆是兄弟的話。原不過說說罷了。究竟和同胞兄弟不同。李醫生道。這真正是十九世紀的話了。你睡的時候也長了。今昔不同。也難怪你這樣說。但是你要知道如今的文化。真是拏世界上的人當着兄弟。在十九世紀時。不過是空說及。現在恰是實做了。還有一件。我最是不明白的。怎麼你聽見殘廢的。和那平常的人一樣享受國祿。便覺詫異呢。就是十九世紀。那時也有軍隊護衛城池。照你這樣說法。那出征的該算做國民。那安居城中的。便不該算做國民。便不該享那國民的利益麼。我知道十九世紀。並不這樣。然則現在人做工。這做工的好像出征一樣。那殘廢的就像是城裏的居民。並不是因爲他做工。

纔叫他做國民。實在因爲他是箇國民。便該做工的。還有一說。戰爭的時候。一箇城裏。自然是強的保護弱的。那强的自己知道應該有戰守的責任。現在兵事久已不用。戰爭是不談了。所以人民都知道他有應該做工的責任。大凡辦一件事。不能透澈。便同不會辦一樣。若說是人羣的事。已經辦妥。怎麼還聽殘廢的人。飢寒而死。那還算得能辦這人羣的事麼。論理那身體強健的。還可不必事事替他豫備。那些殘廢的。既受了疾病的苦。自然應該憐恤。應該保護。不要叫他們再受飢寒。今早我說各人應該受享國祿一分的話。也因爲他們和我們都是同類的緣故。在這一件事。十九世紀的文化。比到今日。要算最矛盾的了。十九世紀時候。待那貧苦的人。最是苛刻。就是你們不念同胞之誼。不憐惜他。但是你們奪了他們的安樂。怎麼能問心無愧呢。

我道。這話我不明白。這班人是應該憐恤的。但是他們沒有什麼事好做。沒有什麼益處給人。那裏還有他安樂的份兒呢。

李醫生道。請問你們爲什麼比野蠻能够多造貨物。不是全靠先代傳下來的機器學問。幾千年來祖宗攷究出來的麼。大凡學問。機器用處占了十分之九。你自己的智慧。

至多不過十分之一。這樣說來。不是你承襲了先代的遺業麼。既然是先代傳給後代的。他們殘廢的人。不也是後代的一箇人。和你們一樣有份兒的麼。你們這樣拒絕他們。不讓他們有份。不是明明要奪了他們的份兒麼。還要巧立名目。用什麼賑濟善舉各種字樣。這真是太欺侮人了。

李醫生說完。我還沒有回答。他又道。我最不懂的。還有一樁。公道二字。今且不說。我不知道那些工人。明知道自己的子孫。遇着不幸之事。便沒有容身的地方。怎麼還有心思作工呢。那些有子孫的人。怎麼不替子孫想想。縱容這等悖理的制度呢。

停了一會。李醫生陪我到臥室。告訴我那些音樂德律風的用法。說道。將螺絲一轉。便聽得滿屋子都是音樂了。這聲音可大可小。小的時候。聽到耳中。並不像是音樂。就彷彿是心中想像的一樣。而且兩箇人在一處。可以配準他的聲音。一箇人聽見。一箇人聽不見。倘或有一箇人要睡。也不妨事。李醫生又道。雖然有這音樂。可以解解煩惱。但是你精神還不曾復原。我總要勸你安睡的好。我一想不錯。便應允了。李醫生道。這樣我就將德律風。配準在八下鐘的時候。我道。這是什麼緣故。李醫生道。這德律風有時

辰鐘連着。所以能够配準。無論什麼時候。自然而然吹打起來。就和鬧鐘一般。說畢去了。

我那晚上十分易睡。也不用藥水。頭一着枕。便向黑甜鄉深處去了。明早醒來。果然聽見悠悠揚揚的音樂之聲。到早餐時。很覺舒服。便告訴李醫生。他道。這種聲調。最能醒睡。所以在清晨奏的。一面閒談。又說到歐羅巴洲的事。我便問李醫生道。他們改變了沒有。李醫生道。不但歐洲。就是澳洲墨西哥南美洲等處。也都改了。都做了同盟。聯合辦事。大家對待那些不上進的人種。盡力勸導。後來他們受了文明的教化。也漸就了範圍。

我道。你說如今不用錢。在國裏原是行的。通商又怎麼樣呢。李醫生道。也不用錢。爲什麼呢。通商在私人的手裏。授受很多。自然不得不用錢了。但現在通商。在國家的手裏。通天下不過十幾國。只要記帳就得了。那些關稅等類。都已廢去。各國都有一箇商部。譬如法國要美國什麼貨物。便向美國商部定購。美國要什麼。便向法國去定購。兩下對消帳目就是了。我道。那價值又怎麼樣定呢。李醫生道。賣給外國的貨物價錢。和賣

給本國百姓的一般。自然沒有爭論。各國並不是將自己的貨物。胡亂供給他國。必定要互相有益。纔這麼辦。但是一國。素來供給某國什麼貨物。後來有什麼變動。也必要預先知照的。我道。譬如某國有一種貨物。本來出產很多。是別國沒有的。倘或這國不肯將這貨物供給別國。那怎麼樣呢。李醫生道。這是斷沒有的。如果有這種事。也是自作孽了。論公法是彼此交際。應該平等。無論那國。都應該一律相待。斷不能厚那箇。薄這箇。若都留着。不供給別國。各國必定都不願意。他要什麼。也沒人供給他了。所以這種事是斷不能行的。我道。照你說來。本國的貨物。賣給別國。必定要照本國的一樣。但我想來。若是某國爲一種貨物。爲別國所沒有的。他賣出去的數目。比本國用的還多。這大概可以增加價值。叫本國百姓也出重價。別國也自然跟着。通扯起來。仍是得利。而且別國又不能藉口。豈不好麼。李醫生道。你知道價值是怎樣定的。便知道這等事是不能行了。現在定價的法子。都要照着製造的難易。工夫的多少。有一定的比例。不能任便。就是沒有這例。如今的人。也不比從前的人。心腸狹窄。大家都有公益的念頭。知道自私的愚蠢。所以這種事是不會再有的。你要知道我輩。都盼望將來全地球能

合做一國。現在人羣的發達。很有進境。將來必定要到這箇地步。有人說地球一統的事情。是不會有的。就算他不會有。現在人羣相處的方法。已經是十分完全了。我道。譬如兩國帳目不符。有某國向法國買貨。他賣給法國的貨。價值不足相抵。這當怎麼樣呢。李醫生道。每年年終。各國帳目都要查檢。譬如我們欠了法國的債。或是別國欠我們的。便可兩下滙劃。無論各國。都照這樣劃去。自然剩不了多少。那沒有清的。數目不大。就幾年一結。否則當時結清。不要叫債項太重。彼此不會有什麼猜忌的心思。而且各國交易。另外有公派的人查驗。是否貨真價實。我道。結清帳目。應該用什麼法子。李醫生道。並不用錢。只用國食。如米糧等類。至於作價若干。都要預定。我道。還有一端。未蒙指教。現今各國。聯成一箇大公司。執掌一切財政之權。譬如到有別國的。就是准他登岸。恐怕不免要餓死。我想現在必定沒有什麼遷居的人。李醫生道。怎麼沒有。而且時常不斷的呢。這些都歸入償款裏計算。譬如英國有人到了二十一歲。遷居到美國。這美國平白的多了一箇做工的人。英國國家所費養大這人的錢。豈不落了空麼。所以美國必定償還英國若干。如果這箇人作工的期限已滿。或是差不多要滿。到了一

國。那國不是沒有得他作工的益。反要養他的老麼。所以他的本國。必貼還他所到的那國若干。若是殘廢的人。既不能作工。無論到那國。他本國總須供給他的費用。有這幾條的例。所以隨便遷居到那裏。都可以無礙了。我道。常住的是這樣。那暫時出遊的怎樣呢。譬如某人要到歐洲遊歷。在十九世紀時候。可以自己攜帶資斧。隨處都可膳宿。現在既沒有錢。別處的人又不受錢。而且別處的人。所得國家的年俸。別處的遊人不能沾潤他。在本國年俸憑票。自然不能通用到別國。那一路的使用。又怎樣處置呢。李醫生道。美國年俸憑票。可以通用到歐洲。彷彿以前美國的金錢。可以通用一般。古時的法子。可以拿美國金錢。換了所到的那一國通用的金錢。現在就可以拿本國憑票。拿到自己所到的那一國。政府去換。或是全換。或是換一分。便可隨意使用。將來也由國家清結。

說到這裏。早餐已畢。李小姐道。今日可請威士先生到公家膳堂。午餐。李醫生道。現在烹調各事。都由公家擔任。或送到家裏。或自到飯館。但是到飯館。那味道似乎好些。每日早晚兩餐。不值得出外。所以多在家裏。午餐大都是到飯館的居多。前兒幾天沒有

相邀。因爲你初到這裏。不大熟悉。現在何妨到飯館一嘗。你意下以爲何如。我道。很好。

第七回

誦陳編心傾往哲

開小宴身入仙鄉

不多一刻。李小姐含笑進來。對我說道。昨晚我籌畫了一箇妙法。叫你不曾因了人地生疎。感慨起來。我想引你見幾箇十九世紀你認識的人。好麼。我聽了這話。很不明白。含糊答應。明知道又是箇悶葫蘆了。李小姐又道。隨我來。試試我的話看。我將信將疑。跟他走去。到了一間小屋。陳設也很精潔。沿牆都是書架。李小姐道。這便是你的故友了。我擡頭一看。擺着許多詩集。什麼索士比亞。密爾頓。都是十九世紀有名詩家的著作。我這纔明白他的話。原來是這麼的意思。因想道。這果然是箇妙法。李小姐道。我想你來這裏。心上一定很喜歡。我替你想這箇消遣的法子妙不妙。可惜昨天沒有想到這法子。害你寂寞。但是你現在遇見舊人。可不要就忘了新的啊。說完一笑。就回頭去了。

我見了這些書。都是相熟的名字。很有興味。便順手抽了一卷。却是狄根士的文集。這狄根士在十九世紀。是很有名的作家。他說的話。論當時風化的居多。我本來最喜歡

讀他的書。從來沒有一禮拜。不拿他的書來消遣消遣的。我在那時。看見了十九世紀的書。無論那一種。都要想到今昔不同的地方。就中狄根士的書。格外利害。更覺得現在境地的奇怪。但是一箇人的性情。最容易是習慣。我這兩三天來。已經漸漸習慣了。二十世紀的事。現在看見了狄根士的書。都被他追回了去。便將古今情形。細細比較。好像對掛着兩張照片一般。

我把卷沈吟。約有兩刻鐘的工夫。纔看了一兩頁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爲我處着這箇境地。每讀了一句半句。便比較一回。凝想一回。嘆息一回。所以很費工夫。我越想越見得今日的昇平之樂。那班先覺的人。徒然談論了。一生。只能想像這箇境界。不能親歷。我並不能有功於世。怎麼能享這箇幸福呢。我便想到古人的詩。念了一二首。念完嘆道。當時的人夢夢。誰還想到這話。竟能實驗呢。但是這幾句話。留到今日。沒有埋沒。總可以見得他們是箇先知了。

我拿着書。又展玩了幾刻鐘的工夫。李醫生找進來了。說道。小女纔告訴我。說你在這裏。我想這箇法子很妙。不知道你要先讀什麼書。看見我手上。拿的是狄根士文集。便

道。妙呀。你的意思竟和現在的人意見一樣。現在的人最看重他的文章。並不是因爲他的文筆好。實在因爲他是實心替當日窮苦的人憂愁。極力表白社會裏的罪惡。和那慘刻的情形。他實心要想闢除當時的惡俗。他知道沒有大變是不行的。雖然沒有預先決定必有這變。但是當時的人已經沒有能及他的了。

過了一刻。大雨如注。我便想道。今天大約是不到外面午膳的了。等到了午膳的時候。看見他們都打扮好了。預備出外。心上很是疑惑。想道。飯館雖近。但這般大雨。怎麼能去呢。等到了街上。纔看見路旁人走的地方。都張着大天篷。底下點了燈火。又乾又亮。那轉角地方。連馬路都張蓋了。走路的人。接連不斷。都穿了大餐衣。想必都是到飯館去的。

我和李小姐同行。便談到十九世紀不同的地方。我道。十九世紀。每逢下雨時候。各人都要帶雨鞋。雨傘。雨衣。纔能出外。李小姐道。這樣天篷。想是不用的了。我道。有是有的。但是不全。和不用一般。都是各人家自己備的。李小姐道。現在是公家供給這種天篷。不要用的時候捲好。要用的時候攤開。便當得很。倘然天氣竟會困人。這豈不是一樁

大憾事麼。李醫生本在向前走。聽得這話。回頭道。公私的分別。可以用現在的情形。譬他。十九世紀下雨的時候。有一千人。就得一千把傘。現在是一把傘。就可以遮蓋衆人了。

少停。李小姐說道。剛纔家父所說譬喻的話。有一張畫。恰是十九世紀的物件。畫的是雨景。各人張了一把傘。遮了自己的家眷。便教旁人受他傘上的水。想是當時有心的人。厭惡這些惡俗。故意畫出來。形容他們的醜態罷。

說時。已到了一所大廈。前面擁擠的很。連門面都看不見。但到了裏面。想那光景。門面必定很華麗的。我和李家的人。走進了一條極長的甬道。旁邊有無數的門。有一扇門上。寫着李醫生的名字。便一同進去。房間很雅潔。有一張桌子。四箇坐位。還有幾扇小窗。窗外便是院子。有噴水池。那一種清閒幽雅。真同仙境一般。

我道。這裏做住家不更好麼。李醫生一面手按電鈴。一面說道。這就是我們住宅的一部分。不過和家中不相連就是了。這條街上的人家。都可以在這裏賃一間屋。而且可以賺客。那沒有賃屋的。另外有大餐室。譬如我們有房間的。今日要來這裏喫飯。昨天晚上

上先來知照。凡是市面上有的食品。隨便揀選。可儉可奢。總比自己備的便宜得多。那烹調的法子。到今日也算得十分精緻。我還有一句話。十九世紀文化的缺陷很多。其中飲食不佳。損人身體。要算得最可恨的事了。我道。這一件事。當時的人。也很有同心的。

一會。侍者進來。恰是一箇美少年。衣服上帶着記號。我把他細細一瞧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們國家工藝隊裏的人。我便覺得這人也曾受過教育。他的身分才學。一切和他伺候的人一樣。所以無論他自己。或是他伺候的人。都不覺得有什麼主僕的分別。都是用極平等的規矩相待。那侍者並沒有那自處下役。一種畏縮不前的氣象。李家父女。也沒有什麼居高臨下的情狀。就彷彿尋常公事一般。

那侍者出去之後。我便說道。我最不懂的。這樣漂亮的少年。竟肯來充當下役。李小姐道。這下役二字。什麼意思。李醫生道。現在已經不用這種事。所以也就知道了。我想這箇意思。就是指那一等人。專做些沒有趣味的苦事。所以被人輕賤的。不知道是不是這箇意思。我道。不錯。候人使令。聽人呼喚。這都是下役的事。所以凡有學問的人。自

己顧惜身分。甯可受饑寒的苦。沒有願充當這下役的。

李夫人道。這是真正不通極了。李小姐道。這種伺候使令的人。是斷不能少的。我道。這種賤役。都是貧苦的人充當。因爲他們被飢寒逼迫。沒有法子。不得不靠這箇來餬口。李醫生道。不但叫他做重事。而且還要輕侮他呢。李小姐道。我不懂當時。爲什麼往往要拿自己不願做的事。勉強人家去做呢。既看不起這種下役。爲什麼又叫人充當呢。我道。當時都是這樣的。李醫生道。這種行爲。在十九世紀。是極平常的。小女所以不懂。因爲現在的道理。凡是叫人做不願意的事情。當該照樣報答。譬如人來伺候你。你便要去伺候還他。如果不是這樣。就同借債不還一般。若是乘人貧乏。勉強他去做那不願做的事。便同搶劫一般。世間最腐敗的制度。是拿人來分等級。同種相殘。人理何在。因爲貧富不等。就有能得教育機會的。也有不能得教育機會的。所以同是一箇人。就有了等級。現在恰不是這樣。凡是伺候人的。都不算什麼可恥的事。在十九世紀時候。凡是上等的人。都不願同等的人。做自己不願做的事。現在是無論什麼人。都是同等。所以沒有再拿自己輕賤的事情。勉強別人去做的。以前有一句話。說的四海皆兄弟。

大家望空想想。現在恰是實行了。我道。飯館裏侍者一業。難道也有自己願做的麼。李醫生道。不是。這些人都從那沒有分等級的工人裏面選出來的。這也不算下役。四十年前。我也曾經在這飯館裏。當過幾箇月。你要知道。凡是國家叫人做的事。都是一樣的身分。並沒有上下等的分別。凡是伺候人的。並不算是奴才。所以侍者和別的工人。是一樣的身分。譬如我是醫生。如果我看輕侍者。侍者也就看輕我醫生了。

飯後。李醫生一家人。引我到各處地方遊玩。那房屋的精美。陳設的富麗。都是我沒有見過的。方纔知道這不但是飯館。竟如當日的總會一般。一切舒散心神的事體。沒有一件不完備的。李醫生道。十九世紀。有錢人拿着錢。只知道自己奢華。全不想到公益。現在正是反面。家居極儉。那公家地方。却極其富麗。因為家居。只要安樂。已經足了。若公家的地方。那箇奢華。不是以前能夠夢見的。無論那一業。都有一種的總會。就是窮僻鄉村。也都有的。正說話間。已到了藏書室了。

第八回 論名家讀廿紀新書 晤閨友溯百年舊侶

我到了藏書室。見那皮椅很好。便坐下對談。李夫人道。小女剛纔說你曾在書室。你真

是世上最可羨慕的人。我道。什麼緣故呢。李夫人道。百年來新出的書。不知多少。就是那頂好的。不是五年工夫。已經不能通通看到。我道。百年來出的書。必定不少。李醫生道。這百年裏文章的進步。也是從前沒有的。無論什麼物件。進步都很快。這百年以來。好像平步青雲一般。凡是機器、格致、美術、巧技、文墨、各種的進步。都是從前做夢都想不到的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些刊刻書籍的事。也由國家替他做麼。李醫生道。那箇自然。我道。那箇例是怎麼的。還是國家有書就印呢。還是要合政府的意見纔印呢。李醫生道。都不是的。政府的印書廠。並沒有監察著書的人。禁止他刊行的權柄。只要著書的人先付印費。便可代他刊印。在古時不是有錢的不能印書。現在入款是大家一樣。只要看著著書的才學如何。大概印一部書的費。只要一年之內。省下若干。已經足夠了。書印好後。就由政府替他銷售。我道。國家替他銷售。著書的人。自然應該享這箇利益了。李醫生道。著書的人。雖然能享這箇利益。但是和古法不同。書既印成。如果著書的人。每部要得利若干。都可以由他自己酌定。但是著書的人。貪心過重。他的書必定不能暢銷。反要虧本。每售出一書。得利若干。就加入他應得的年俸憑票上。並不是多得。

年俸。不過減少他應做的工去抵他。若是書的銷場很暢。就可以得幾箇月或是二三年的閒居。那時候的長短。就看他得利的多少爲定。如在閒居期內。能再做出一書。就可以展長他的期限。所以著書好的。往往可以終身閒居。既然能夠終身閒居。便可專心文字。所以人人雖限定工作。那些新書。仍舊層出不窮。現在教育很重。有真實學問的人很多。人的眼力也高。不是真有頂好的書。不能暢銷。若但靠着一箇人的見解。著出來的書。斷斷不能入高明人的眼。所以人人都可以印行書籍。至於能銷不能銷。仍舊要憑衆人的意見。十九世紀。未必人人都能印他的著作。若知道現在有這箇法子。不知道他們要怎麼羨慕呢。我道。除文章之外。還有音樂美術。和創製新式機器的。或攷得格致新理的。想也大致相同。李醫生道。大致相同。那細微的地方。有些兩樣。譬如美術家。果有真正的絕技。人人都知道他。便推他雕塑公家房屋用的石像。繪畫公家用的畫片。便可以不做別樣的工。專用心在他所做事業上。凡是他塑的像。畫的圖。每售出一件。也可以照著書的人一樣得利。其餘各業。都是一般。果然能夠被衆人稱賞。便准他不做別樣的工。專盡心在這一業。可以格外精進。這箇緣故。並不是賞他的功。

却是要讓他專心攷究。各業都有一箇會。凡在那業裏著名的高手。都准入會。入會之後。是最被人欽慕的。現今通國最重的獎賞。是一條紅帶子。凡是工藝格致醫學名家。都由衆人公舉賞他。得這箇賞的。通國同時沒有幾人。但是少年有志的。日夜用功。竭力想得賞的。却是不少。就是我也很想得那賞的。

李小姐道。我和母親。深願父親能夠得那紅帶子。李醫生道。你母親的意思。若是我不能自信得着那紅帶子。或是藍帶子。早就看我不起了。李夫人聽了。笑了一笑。我又問道。那些報章。又照什麼章程印行呢。那書籍章程。真是比舊法高出萬倍。有真才的。可以顯揚。無才的。不敢輕試。但是書籍和報章不同。印書是一時的費用。所以能夠撙節起來。若是報章。是要常年經費。那箇有許多閒錢。去做這種事呢。就是十九世紀的大財主。還有時候力量不及。不及收回成本。就虧本倒閉的。若是政府開了報館。由政府請了主筆。自然專是發明政府的意見。除非現今的政事。已經到了萬全無缺的地步。便可無須別人批評政府的事。若是不然。沒有人替公衆代表意見。未免不妥。這一件恰是新法不如舊法了。李醫生道。就這一件。舊法不及新法的地方很遠呢。報章並不

是真能表白公衆意見的。他的見解。未必事事透徹。反做成箇門戶。他自己以為公平。往往反多悖謬。果真是大公無私。政府那有不聽從的道理。所以現在有人要發表他的意見。或是著書。或是發傳單。條例和書籍一樣。至於報章。現在並不是沒有。不過將法子改良。因為資本不在私人的手裏。就是出報的意思。也不是專為謀利起見。所以也沒有偏袒敲詐各種的事。我道。報館的資本。由政府拏出來。一切意見。由政府主持。自然主筆。也由政府選派了。李醫生道。政府並不拏出資本。也不主持意見。更不選派主筆。這些權柄。都在看報的人手裏。你看比舊法何如。主筆由看報的揀定。如有不合。立即更換。用這箇法子。表明公衆的意見。你看比舊法好些麼。我道。很好。但是說的容易做的難。這箇法子。究竟怎麼施行。李醫生道。這是最簡的事。怎麼不能施行。譬如我李某。要開一箇報館。專說我本行的事情。或是本地的事情。可以自己去招集同志。各人捐資若干。那捐資的辦法。就由各人年俸憑票裏面。劃出若干。來抵印本。政府不過替他刷印罷了。有了股份。便可以請主筆。主筆並沒有薪水。也是免了他應做的工。由報館內提出若干經費。償還政府。做主筆的職任。和舊時一般。不過不受有錢的節制。

不能私受賄賂。不能偏袒有害公益的人罷了。到了年終。或是另舉一人。或是由本人接下去。也不一定。只要主筆的能夠盡責。也可以永遠不改。若是股份愈集愈多。報館的資本加大。便可多用訪事的人。我道。訪事人的薪水怎樣。李醫生道。由主筆和本人議定。每一篇償還他若干。就將經費撥歸本人。並不加多他的年俸。只是按照他數目的多少。定他停工的久暫。其餘旬報等類。都是這樣。政府不過替他們刷印。若是主筆辭退。不能拿自己著作賣出來。得有閒居的名分。仍舊要入工隊。還有一層。主筆雖在年終更換。但無論何時。若有了違背公衆的話。不合看報的意思。也可以隨時辭他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凡是有志讀書。要攷究專門學問的。除了這兩事外。便沒有別的方法了。一件就是拿自己的著述。或是創製物件。可以弄箇閒居的名分。一件就是要尋覓衆人。替他償還應做的工。李醫生道。那是自然。現在的人。斷不能不做事。享用他人勞力所得的。但是不願做工的人。也有專條。可以如他所願的。凡人到了三十三歲。已經有做工的一半年限。若自願以後。只要一半的年俸。也可以免他以後的工作。就這一半。也未嘗不能度日。但總是做滿年限。要得全俸的多。

當晚衆人臨睡的時候。李小姐拿出一本書來。說道。晚上你如果睡不着。可以拿這本書消遣消遣。做這書的人名字叫做伯齡。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。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文章了。

那天晚上。我便坐着儘讀。直到東方發白。方纔讀完。但是十九世紀的文章好處。每每借貧富的不同。有教無教的不同。以及一切求富畏貧。種種不平等的事。發揮他們的筆力。這本書恰是專談現在平等的情形。李醫生雖然指授我不少。但是總不能將各事一氣貫通。這一本書。竟叫我一目了然。那時人很疲倦。和衣躺下。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。我起來的時候。還在早餐之前。便下了樓。看見李小姐忽然從側房走進客堂。就是兩三日。我從外面回來。和李小姐相遇的地方。李小姐道。你又想私自出外了。不記得那一天的事麼。今天早上。我偏偏起來早些。被我捉箇正着。我道。照你的話。反見得你那醫我心病的藥不靈了。你還以爲我到外面去。仍舊要有那一日的事麼。李小姐道。這樣最好了。方纔我在那裏。預備早餐桌上用的鮮花。陡然聽見有人下樓。便知道是你。我心知不妙。所以特地趕來。我道。冤呀。我並沒有想到外面去啊。

那裏知道李小姐已經爲了我連起了兩三日的早了。每天看守我。恐怕我有出外的意思。我竟些毫不知。我當時便對李小姐說道。我幫助你料理鮮花罷。就跟他走進側房。李小姐道。你那可怕的思想。已經全去了麼。我道。若說我想到自己的閱歷。要不害怕。還不能定。若說我還想出外。我可信沒有這箇事了。李小姐道。你那一天回來的情形。我到現在。還歷歷在心呢。我道。你若單救了我的命。我還能表我的謝忱。但是你現在救了我的心。所以無論怎樣。就說是萬分之一。要表也表不出來。說到那裏。李小姐已經兩眼含淚。道。威先生。你說的太過了。其實我做的事。不值什麼。不過我替你留意。是有的。大凡天下的事。可以用格致的道理推度的。必定沒有什麼奇怪。像你的閱歷。我每一想到。就覺得頭暈。如果我到這箇境地。也是斷斷不能受的。我道。這也看有搭救沒有。你若處着我的境地。也必定有天神一般的人來救你。是不妨事的。那時我心上。真以爲李小姐的救我。彷彿有天神的大力一般。我又道。其實你的閱歷。雖不如我的奇異。但是看見百年前已死的人。復活過來。也可算是奇中之奇了。

李小姐道。初時想想。原是很奇。但是我把身體。放在你所處的境地。那一想起來。那纔

奇怪呢。我道。你和我同坐。你若想到我的來歷。不覺得奇怪麼。李小姐道。我見你的時候。雖是覺得奇怪。我想還沒有你看見我們的那樣奇怪呢。爲什麼呢。我們現在的世。界是你們十九世紀的人。叫做將來的時候。你直到今日。纔知道有我們。以前是並不知道的。你的來歷。是十九世紀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却是現在叫做古時的。我那遠祖遠宗。都從十九世紀過來的。我們雖是沒有眼見。但是書上說得明明白白。所以你的言語舉動。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。並沒有什麼奇怪。若是我們的言語舉動。件件都是你沒有見過的。你見了。怎麼不要奇怪呢。所以我們初起看見你的時候。反沒有什麼奇怪的。心。我道。我卻沒有這種思想。你說的話。倒也很有些意思。迴想以前。自然比預料將來容易。就是預料五十年後。還沒有迴想一千年前的容易。何況是一百年以後呢。你的祖宗。是不是也住在這城裏的呢。若是住在這城裏。那必定有和我相識的。李小姐道。我知道我們的祖宗。是住在這城裏的。我道。當日我的朋友很多。我想你的祖宗。必定有和我相識的。或者有和我頂要好的。也未可知。我若是將你的高曾祖考。細細說與你聽。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不知道你還記得他們的名字麼。是那一代在這

城裏住的。李小姐道。記得。我道。我們閒的時候。倒可以談一談。那時李小姐正在那裏配搭各種花的顏色。剛剛遇着藍色的花。配不上來。所以還沒有回答。停了一會。纔說道。閒的時候。正好一談。說着。李醫生和李夫人都從樓梯上下來了。早餐之後。李醫生又帶了我到國家總貨棧去遊玩。我在路上說道。這幾天裏。承蒙厚待。但終覺得沒有着落。前兩天因為還有比這件大的事。所以沒有說及。現在心神稍安。不能不想到將來。李醫生道。既在我家做客。便不必慮到這事。我的意思。還想留你久住。像你這樣的人。我不願和你分手。我道。多謝。我受了你起死回生的恩德。若說是不願受你的款待。真是箇不知好歹的人了。但是我也應該想箇長久的計策。我現在也是二十世紀的人。也應該有箇自立之道。在十九世紀的時候。無論什麼人。不問來歷。只要有力。都可以擠在人叢裏。弄一箇立足的地位。現在各人有各人的職任。有各人的地位。我想自然是不容外人闖入的。我既是不在這權力裏生長。又不是從別處遷來。我的立足之地。到底在那裏呢。李醫生笑道。就這件事。却是現在政府的缺陷。實在沒有預料下。但是將來自然有你立足之地。也有你的行業。請你不必掛心。我也不

擊你一直收藏在家。因為你的地位。在我們沒有知道有你的以前。早已豫備下了。但是你有腦病。所以我想先替你醫治好了。你也可以在我家裏。稍稍知道現在世界的情形。你要我們替你尋一箇事業。那是極容易的。將來你出了我家之後。你做的事業。我們是一定不能及你的。我道。你以為我有什麼專業麼。實在告訴你。我並不懂得什麼。我從沒有自己賺過一文錢。但是我的氣力很大。或者可以做一箇小工。李醫生道。今日之下。小工和總統一樣貴重。但是你還不知你的才能。現在談論十九世紀後幾十年事情的。沒有比你能再詳細的了。那時候一切的社會情形。都是你眼見的。我想將來你都知道了。現在的法度。你如果情願將當日情形。細細告訴我們。必定有大學堂講義教習的坐位。在那裏等着你的。我道。果能如此。我不愁沒事了。若是別的事。情。我敢先說聲不能。只有這一件。自己相信。應該比人家好些。話未說完。已經到了總貨棧門口了。

第九回

行政改良職分部局

衛生進步壽享期頤

我到了總貨棧。周圍一看。果然同李小姐所說的一樣。纔知道現在的工藝。已經到了

完美的境地。出產的數目。比舊法加好幾倍。那箇貨棧和大磨坊一般。貨物都是車載斗量的進來。錙銖尺寸的出去。供給那波士頓半兆人民的日用。我便和李醫生談到十九世紀分布貨物的方法。他便將新法比舊法頂大的益處。畧說些。我也會意。看完回來。在路上我對李醫生說道。今天看見的。是沒有再好的了。前幾天承令愛指教分布貨物的方法。今天又親眼看見。兼之閣下替我口講指畫。那些市儈。自然用不着了。我已經知道。但是製造的情形。還不能十分明白。可否再詳細說給我聽。閣下前天也已經將招集工藝隊的方法。談過一回。但是我想來。指揮調度的人。要教各物出產的數目。足夠市面上的使用。又要教工作沒有虛糜。這是箇很繁密的事情。沒有那特異的才具。如何能辦得來呢。李醫生道。你以為這樣麼。但是這事也並不難。非但不難。而且很是容易。就是中才。已經夠了。事情雖大。道理極淺。自然奉行也是容易。你既知道分布貨物的方法。我們就從這地方說起。拏幾句話。便可以解說明白。十九世紀時候。有商務統計表。無論什麼貨物。譬如棉紗羊毛米粉等類。每年國裏銷售若干。一看便知。但是製造的事業。都在私人手裏。所以確數無從知道。不過大致已經不錯。現

在就是一隻針。凡是從總貨棧售出的。都登記在簿冊之上。所以每一禮拜銷售某物若干。一概都有數目。因為這樣。就可以預算一年裏頭。要用的數目。常銷的物件。如米麥等類。日用不能少的。是一年一算。若是銷場不多。花樣常常要翻新的。或是一月一算。或是一禮拜一算。製造的數目。只要夠一禮拜的銷售。就看前一禮拜的銷場。定後一禮拜應該製造的數目。一切工藝。總分十部。大凡貨物差不多的。歸入一部。每部又分做若干局。每局專管一業。他所統轄機器人工的數目。都登在簿冊之上。所以不難知道他們的能力。政府將某種貨物要多少數目。預算好了。就通知各部。各部又通知各局。各局奉到命令。立即照辦。不得遲誤。各部常常也要去監督他。造成的物件。解到各部。也有人驗看貨色的好壞。就是貨物到了買的人手裏。有不合用的。也可以追查製造的工人。但是衆人要用的貨物。往往不必用盡各部的全力。所以有多餘的工人。就叫他們來造房屋機器。兼辦理各種工程。我道。還有一處。我還覺得不好。譬如有一種貨物。銷場不大。但是有時候也有人要用他。若是國家不叫人造。自然沒有人去造他。要買的人。就沒有地方可以購買。那怎麼樣好呢。李醫生道。果然這樣。就是無理。現

在這種事是沒有的了。現在叫做官員的。實在就是百姓的經紀。如某一樣貨物。還有人用。政府並沒有停止製造的權柄。若是貨物銷場少。造的就少。少造。工本就要加重。賣價也貴。如果有人能出這重價。這箇貨物。就不能不造。譬如一種貨物。是從前沒有的。國家無從預算他的銷場。如果有人能包銷若干。也就不能不造。若是百姓喫的用的。必定要依政府的號令。我想恐怕十九世紀的政府。纔有這箇專制手段。你須知道現在的工藝。既然歸了國家。那製造的權柄。就在百姓的手裏了。我道。剛纔你說的。將貴的物件加價。我想一國之中。只有一處銷售。自然沒有爭利的事。但是價值怎麼定呢。李醫生道。這也同古時一樣。不論何物。都按他用的人工多少。來定他的價值。古時各業的工價不同。所以製造的貨物。藉此定價。現在各項工藝。每天所定的時刻。雖是不同。但是每人每天的養贍費。是一樣的。如果有一種工藝。過於勞苦。大家都不願意去做。必定要減少做工的時刻。譬如尋常貨物。每人每日定八點鐘。這樣貨物。每日只能做四點鐘。就照加一倍計算。再加上運費。就可以定他的賣價。又有一種貨物。餘存不多。他的價值。也要增長起來。但是常用的。銷場廣。存貨多。那是不能加價。譬如米麥。

等類。常有大宗堆積。不會缺少。就是遇着荒年。也不愁沒處去買。至於鮮魚和牛油。銷路有多少。出產的也只有多少。不會堆積起來。偶然一時缺少。就暫時漲價。常時缺少。就常時加價。你們十九世紀的時候。價貴的物件。不是有錢的人不能買。現在沒有貧富的分別。凡是價貴的物件。只要喜歡。都好去買。有時收藏不好。或是天氣不宜。不免變色變味。就由政府減價出賣。以上所說。就是現在製造貨物。並分布的大略情形。你道是繁雜呢。還是簡便呢。我道。簡便極了。李醫生道。古時工藝商務的事情。分在千萬人的手裏。應該每人擔任的極輕。但是往往用盡心力。還要擔驚受怕。比現在華盛頓那主持全國交易的人。還要勞苦多呢。這樣看來。你就可知古今法度的好壞難易了。我道。那末主持通國工藝。掌管財政大權的人。他的位置。必定比美國總統。還要高了。李醫生道。這事就由總統主持。我又問道。選舉總統。用什麼方法呢。李醫生道。各業都有升遷的例。先由下中上三等升副頭目。由副頭目升正頭目。由正頭目升監督。由監督升業長。到了業長。全業的事情。都由他一箇人主持。他駐在總局。他那一業所出的貨物。有什麼不好。惟他是問。一箇人能升到此職。已經是十分榮耀。上頭還有部長。

或是統轄幾十箇局。或是十幾局。各各不同。再上去就是總統。總統也要從下升上。遍歷各級。纔得到那箇地位。其初也要充當小工。如能盡職。就從下中上三等。升到副頭目。正頭目監督。但是這些。都由上頭選授的。到了業長。就不用選授。要公舉了。我道。若是公舉。必有弊病。難免不諂媚工人。好教他們公舉他。李醫生道。若是工人有公舉人的權。自然有弊。偏偏工人又沒有這箇權。這就是現在制度的不同之處。那業長是從監督裏選舉。但是必定由那一業中年限已滿有才具的會員公舉。凡人到四十五歲。做工的期限已滿。但是精力還好。雖不做事。仍舊做箇會員。會中一切事情。自然是很留意的。大家聚攏來。就把會中的事情。細細的討論。一箇人能夠使這班年長的人滿意。自然不會大錯。所以這選舉業長的權。就委給已退的人。這箇方法是古人沒有想到的。那已退的人。既然沒有偏袒的心思。又有真能識人的眼力。所以沒有一毫私弊。由業長選充部長。也是這班人公舉。雖是各業裏頭。終想舉同業的人。但是一業的數目。還算不得多數。必定要有別業的人同舉。那就自然沒有私弊了。我道。總統想必是從那十箇部長裏選舉的了。李醫生道。是的。但是部長不能一徑舉做總統。必定要退

位幾年之後。一箇人能夠遍歷各級。升到部長。年紀總在四十左右。做了部長五年。已到退位之期。若五年後不到四十五歲。就可以仍舊接任。若是不到五年。已滿四十五歲。就要退位。爲什麼必定要隔幾年。纔能舉做總統呢。因爲要他在這幾年裏。攷察大概情形。而且必定要在工藝隊以外的人舉他。我道。怎麼工藝隊裏的人。沒有舉人的權呢。李醫生道。這也是自然的道理。若是工人能舉總統。就要妨礙紀律了。總統的職任。專爲整頓紀律。總統之下。有監察院。凡有告發貨物不好。和辦事人員不能盡職的。都在該院。但是該院的職任。不必等人來告。纔知道這種事情。應該隨時稽查。預先防備。大凡做總統的。總在五十歲左右。所以四十五歲退歸之例。與他無涉。他的任期五年。任滿之後。掣報冊送交議政院。由議政院的人。斷他稱職不稱職。若是稱職。就舉他做公使。到外國去做代表人。任期也是五年。至於各部長。也都有報冊。可以預備查考。他們這報冊。由議政院刊布。如果不能合衆人的意思。那部長就不能望做總統。但也是很少的。先做小工。遍歷各級。升到部長。屢次考驗的方法。都很嚴。不是實在有才具的人。斷不能到這箇地位。至於他盡力不盡力。現在的方法。專能鼓勵人心。所以人人

都很望得箇好名聲。而且貧富相等。自然沒有賄賂的事。那些鑽營的事情。在今日是不能行的了。我道。還有一事。不很明白。那些有專門學問的人。也可以舉做總統麼。若是可做。那逐漸升遷的方法。又怎麼呢。李醫生道。並沒有什麼升遷。講專門學問的好像那機器師工程師之類。都歸入製造部。只有醫生和教習之類。不入工藝隊。所以有公舉總統的權。自己恰不能受舉做總統。總統的職任。是專爲整頓工藝隊紀律的。所以必定要親歷這種的境地。深知道這裏頭利弊。纔能稱他的職任。我道。醫生和教習。因爲不明白工藝裏的事務。所以不能舉做總統。我想總統也不明白醫生和教習的事情。就也不能統轄教習和醫生了。李醫生道。本來不能統轄的。但是總統是執法的人。國裏無論什麼人。他都有管理的職任。但是管理這些事務的。另外有箇專部。總統在這部裏。算箇首領。並沒有管理那些細事的權。另外還有部長。歸議政院節制。那都是從已經告退的教習和醫生裏面選舉的。我道。由已經告退的人裏面選舉現在的官員。這用意和十九世紀時候。有些大學堂裏。叫畢業的學生主持各事大綱。差不多。李醫生道。有這事麼。我實在沒有知道。恐怕就是現在良法的起點了。當時大學堂裏。

既然有這箇辦法。那是很應該考究的事情。你何妨詳細告訴我呢。我道。方纔說的。已經說完了。你說這是良法的起點。我就是可惜那時候只有這起點。沒有能夠逐漸推廣。

話剛說完。李夫人等都退了出去。我還同李醫生坐談。慢慢的又談到工人四十五歲以後的事。我道。凡人到了四十五歲。還可以有十年作工。二十年學問的力量。若是四十五歲。便放鬆了。我想那強健好事的人。一定是不願意的。李醫生道。這真是十九世紀人說的話了。你要知道。人人要作工的意思。是因爲一箇人必定要衣食的緣故。若是沒有人做工。衣食就無從得了。所以做工是不能不盡的職任。並不算是最要的事。也不是用才力最妙的地方。但是爲人必先盡了這職任。纔能夠自己做事。這些職任。分派極勻。而且善於勸誘。就是最勞苦的事。也有人肯去做。但是人生最大最要的事。却不在這箇上呢。凡人志趣不同。有些喜歡格致技藝文學。天天用功。一息不停的事。有些喜歡逍遙快活。或遊歷地方。或應酬朋友。舒散心胸。怡養精神。享他早年勤苦之後所應得的快樂的。都要到了四十五歲。纔算自己自用的時候。不受拘束。而且養贍

終身的費用。一概不必費心。前十九世紀的人。都盼到二十一歲。現在的人。恰都盼到四十五歲。二十一歲。是成人的時候。不料到了四十五歲。返變了少年。在十九世紀。算是中年老年的。現在恰是人生最樂之時。比那少年還可羨慕。有這些清閒的福。所以現在的人。很不會老。中等的身體。大概可以享受到八十五歲。或是九十歲。現在的人。到了四十五歲的時候。身體腦力。比當初三十五歲的人。還要壯健。還有一樣最奇怪的。我們四十五歲。正是剛進那極樂世界的時候。那十九世紀的人。多說是要老了。豈不可笑。所以十九世紀的人。拏午前當最盛的時候。現在的人。恰是拏午後當最盛的時候。

說到這裏。李醫生便又談及運動體育的事情。將打毬等事。一件一件。拏現在和以前比較。李醫生說道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有專門做這些事的人。靠他過活的。現在恰沒有了。就是花紅也不用錢財。不過博一箇名譽罷了。各業互相比較。或是陸地。或是海上。沒有不是興高采烈的。下禮拜美比蘭賽船。你到那裏去一看。就知道現在和古時的好壞了。總而言之。現在的事情。衣食算是第一事。體育便算是第二事了。十九世紀的

時候。有些人也有比現在的人更閒的。但是他消遣光陰的事情。遠不及現在哩。說完。李醫生亦告辭出去。

第十回 訟庭新制政簡刑清 壑谷前塵人亡物在

到第二天早上。我和李醫生同到加爾司鎮去。遊玩一番。覺得變換了很多。還有一件最觸目的。是那處素來有大監獄一所。現在竟無從問他的踪跡。回家之後。我便同李醫生談及。李醫生道。這種事情。絕滅已經長久。我從前還聽見過。今日並沒有什麼監獄。大凡人受了他祖宗遺傳的舊病。都在醫院診治。我道。是什麼話。這是祖宗的舊病麼。李醫生道。自然。這種人現在概不虐待。已經有五十年了。我道。你道罪犯是祖宗遺傳的舊病麼。李醫生道。是的。

我那時若是不知不知道二十世紀人心的忠厚。早要疑到李醫生的話。是帶譏諷的了。但是我這一問。李夫人和李小姐。都覺得十分驚奇。我不覺紅脹了臉。便道。我並不是迴護我們那時代。李小姐道。現在便是你的時代。你住的時代。便不是你的時代了。我道。多承指教。以後我該這樣的想。才是李醫生道。我說這話。並不是譏諷古時的人。但是

罪犯的由來。總是從不平等而起。窮苦的人恐怕不得錢。有錢的人恐怕要失掉。總而言之。沒有一箇不是爲錢的。以爲有了錢。萬事都稱心了。所以錢爲萬惡之根。種毒之樹。雖是有法律裁判警察等事。總不能阻止他的害處。世界上有了那東西。便是文化的大對頭。現在人都平等了。最要緊的是防錢財的聚積。斬除了毒樹的根。所以罪犯自然少了。其餘鬪毆口角那些細事。不由貪得而起的。都歸入愚民一類。但是教育盛行。這些事也就少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現在的法律官律師。都沒有用的了。李醫生道。本來用不着律師。律師專門巧辯亂法。現在是不行的了。我道。那麼什麼人替被告申辯呢。李醫生道。若是被告有罪。也無用申辯。所以被告不要審。就可以定案的。我道。那麼無論什麼人。就是被人誣告。不等他承認。就可以定罪麼。李醫生道。並不是這箇意思。若是被告不肯承認。也定要審訊。但是往往不要審訊。被告就已承認了。現在的人。有罪就直認有罪。若是有罪不承認。他的罪就要加重一倍。所以現在沒有捏造誑話。自己掩飾的人。我道。據你說來。真是天地間別開生面了。李醫生道。你以爲現在不用誑話很奇怪麼。其實現在沒有容人說誑話的地方。所以誑話要說也不能說了。大凡

撒誑的。不是爲怕。就是爲貪。現在既然全歸平等。就沒有威可怕。有財可貪了。所以用不着撒誑了。若有那不肯承認的。法官就另請同官二人。各主一面。這事比古時用錢雇律師的。更加平允。每一件案。必定要箇箇法官意見都合。纔能擬結。不是這樣。就要重訊。我道。這樣是不但有法官聽審。還有法官告狀了。李醫生道。這班人是輪流做的。同三箇法官會審一般。若是三人意見相同。必定是和真理相近。我道。十九世紀時候。有十二箇公正人聽審。現在不用了麼。李醫生道。古時的律師。多用錢雇。所以怕他舞文亂法。現在是沒有了。做法官的。心中除公正二字。沒有別的意思。我道。選法官的方法。是怎麼的呢。李醫生道。這在四十五歲退歸之例以外。每年由總統派定。大概滿四十五歲的人。可以派充這箇職分。全國裏不過幾箇人。所以他們雖是四十五歲以外。仍舊要做事。但是都看做很榮耀的事情。有不願受職的也聽他任期定作五年。任滿不能連任。各處法律公堂。最高的是華盛頓的總署。那裏的法律官。都是由他屬下各公堂裏的法律官升授。每遇着一缺。就由他屬下各處公堂裏面。選舉那最能幹的補授。我道。這班人想都是從法律學堂裏挑選的。李醫生道。沒有這事。

現在法律一科。並不算是學問。古時社會裏。弊端百出。所以必定要設許多法制去防他。現在這些法制都沒有用了。現在人的交際。都比從前簡便。所以也無須明察的人。纔算有折獄的才具。但是我並不是將古人看重的。說他無用。去鄙薄他。現在如果有精通法律的。也是很看重的。就是古時法律家的著作。也都存在博物院裏。現在的法律官。也都是年歲已滿。明白法律的人。大凡小的法律官。專管那百姓舉告官員不盡職。貨物不好的事。都由一人判斷。遇着大的案件。纔用三箇法律官會審。若是有人告工人造貨不好。那工人要想申辯。也可以由國家代他理直。大凡官長出了命令。工人也就依他。但是從沒有官長敢妄用他的權柄。去欺壓工人的。如果犯了這箇規條。他的罪在各種小過裏面。要算最重的了。

我聽了李醫生的話。只說到國家。並沒有說到各省的政府。便問道。通國工藝的事情。都由國家主持麼。李醫生道。自然權要歸一。但是也沒有什麼用。現在各種政事。都很簡易。所以不必再由各省分任。現在政府。除調度工藝一事以外。沒有他事。凡是以前政府所辦的事。已經廢絕。那些水陸武備財政賦稅各種名目。都沒有了。只有法律警

察兩事。法律官事情極簡。前天已經說過了。但是獄訟既簡。法律官的責任很輕。那警察的職任也就輕了。我道。既然沒有各省的政府。那議院又只有每五年會一次。那立法的事情。怎麼做呢。李醫生道。沒有什麼叫做立法的。就是議院會議的時候。也並不談及立法的事情。照現在社會的情形說起來。實在無須加多法律。一切爭端。都已經有了解法。古時的法律。一百分中。有九十五分。都是保護私產和交易的規條。現在這兩種都沒有了。所以古時的法律。現在都用不着。古時的人羣。譬如一箇寶塔。顛倒着。拿尖着地。四圍用繩索牽住。那繩索便是法律。美國每年頒發新律的條數。總得有一二萬條。但是隨接隨斷。終是有搖搖晃晃隨時倒的樣子。現在是拿底來着地。不要用一條繩。便能站住了。我道。沒有了各省的政府。那各處地方工程的事。自然另外有公董局了。李醫生道。那箇自然。他們的職任。是專管地方上修築街道各種的事。都爲地方上公益起見的。我道。若是公董局沒有管理工人的權。就不能雇工。怎麼能做事呢。李醫生道。每一城中。總共有工人若干名。就可以提出若干。去做本地上的工程。工人既經撥歸公董局。就可由公董局隨時調用了。說完。大家閒談。不多一刻。便用午餐了。

到了午後。李小姐來問道。你那地窖近日沒有去看過麼。我道。我恐怕去看的時候。又要傷感起來。李小姐道。這也不錯。避掉了最好。我竟沒有想到。我道。但是我想來。現在或者不至再有傷感。頭一两天。心緒不定。很是可怕。現在覺得腳踏實地。倒也不妨去。我想請小姐陪了我同去。李小姐起初還不肯。後來見我執意要去。也便允了。

到了園裏。見那地窖就在跟前。那門已經開了。那頂上搬去的石頭。已經修築好了。便從門裏下去。裏面半明半暗。一切陳飾的物件。都和我臨睡的時候一般。我便站着。自己呆了半天。回頭看李小姐。彷彿有防我再發舊病的樣子。我便伸出手來。李小姐也就伸了手。拏我的手把住。

停了一會。問道。我們還是出去的好。你見了這箇情景。不覺得太奇怪麼。我道。我並不覺得奇怪。李小姐道。不奇怪麼。我道。絲毫不奇。我初進來的時候。原提防要有一番傷感。不知道什麼緣故。反覺得淡淡的。我看見這些物件。都想起前事。但是不覺得傷感。不但你不解。連我也不解。自從那天早上一番震動。我便不敢想起前事。也不敢再來這裏。恐怕舊病復發。誰知現在。恰如殘廢的肢體一般。在不動的時候。原不覺得。等到

要動。纔知道他是不能動的了。

李小姐道。這樣說來。你已經將前頭的事。都忘記了麼。我道。不是。我前生的事情。都一概記得。但是很淡。這箇道理。也不難明白。前回因爲醒過來。只覺得一夜之久。已經過了一百多年。怎麼不要奇怪呢。現在看慣了世上的進步。和各種的改變。知道實在已經睡了一百多年。幸虧自己覺了。所以便不覺得有什麼傷感。李小姐道。我深喜歡。你能夠自己解釋。我道。現在實在是很淡的了。我想當日我的朋友。替我傷感的。一定不少。但是他們的傷感。是久已沒有了。李小姐道。你還沒有告訴我。你前生的朋友。想也不少。我道。我親戚很少。沒有比堂兄弟再近的。只有一箇人。並不是親戚。恰比骨肉還親。和李小姐同名。就是已經訂婚的妻。我現在是不能再見了。李小姐道。唉。可憐。這女人爲你流的血淚。應該不少了。我聽了那話。忽然傷心。不覺眼淚汪汪的。要滴下來。回頭看那李小姐。也已經淚痕滿襟了。我道。你真是有心的人。我將他的小像。給你一看。何如。說着。我便從項下金練上。取下一箇小盒。裏面就裝着愛姊小姐的照片。已經是百年的物件了。李小姐拿過來。看了許多時候。不忍放手。後來又將照片向嘴唇上一

接說道。我看見也要憐愛。怎麼不教你替他流淚。但是悲傷的日子。久已過了。就是這人也已經死去將近百年了。我道。不錯。無論當日怎樣傷感。現在總已經停止了。我又自己想道。雖是我以前極愛那女人。但是已過百年。心上還悲傷什麼。想着眼淚也就漸漸的乾了。

我們兩人將要出來。我回頭看見一箇鐵箱。便道。這鐵箱裏金錢幾千圓。股份票不知多少。若是我當日臨睡時候。知道有這一大覺。必定以爲股份票或者無用。至於金錢。是無論什麼時代。什麼地方。都可以用的。那知道現在竟不是這樣。用一車的黃金。還不能換一塊麵包。真不是當日能預料的了。李小姐聽了。並不覺得奇怪。不過隨口說道。這真是不能預料的。說罷。我們也就出來。

第十一回

重普及評衡教育界

尙公益通合工藝場

第二天早上。李醫生約我去看那裏的大小學校。比較當日教育的方法。早餐後。便出門同行。李醫生道。古今教育界最大的分別。就是不論什麼人。都有機會。可以受高等的教育。不像古時只有社會一極小部分。若是今日的進步。單爲了安閒度日。沒有平

等教育。那也不足說了。我道。我想這箇經費。必定很大。李醫生道。就是那經費要用國幣的一半。也斷沒有丟掉的道理。就是要用盡國幣。也是要用的。但是教一萬箇人。比教一千箇人。不見得要多費十倍。大凡物件製造多的。他成本可以減輕。所以教育的事情。雖比以前推廣。但是加的經費却不很多。我道。十九世紀時候。大學校的經費很重。李醫生道。據書上看來。我想必是因爲浪費太多的緣故。單是正項費。不應該到這箇地步。現在大學校的經費。並不比小學校的大。因爲大學校的教習。年俸和小學校的教習一樣。那尋常學校。由國家押令學生入學。到二十一歲。纔能出學。古時候到十四五歲。單習了識字書計。就已經讓他出去了。我道。就算這幾年多加的學費不算。那幾年少做的工。積算起來。也已經不少。古時候。幼童至十六歲就學習工業。到二十歲。已經都明白了。李醫生道。就這一件。新法已在舊法之上。大凡人受教育的年數越多。他做的事越好越快。足可以抵償前幾年失去的時候。我道。專門學家。自然是教育愈進。他的學業愈精。但是手藝人。我恐怕反於工作有礙。李醫生道。古時如此。現在却不然。古時輕看工人。所以拿習練來做工。彷彿以爲這些事。必定是最粗的下等人做的。

但是現在恰沒有什麼下等人了。古時人受教育很深的。不是箇專門家。就是箇富翁。不要做別的事。若不是箇富翁。不是箇專門家。那人就變爲無用。不能自立。現在是無論將來做什麼事。只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那種思想也沒有了。我道。那些資質愚鈍的。斷不能因了教育。變做聰明。若不是現在的人智慧大增。我以爲終有些不值得。譬如田地的收成。不到種植的工本。是不值得耕種的。人的智慧。不能增長。也是不值得教育的。李醫生道。你這箇譬喻。解說錯了。你說地方壞的。收成抵不過種植的成。本。就不必耕種他。但是我聽說古人種地。不見得處處都是值得的。大凡田地不曾耕種過的。荆棘橫生。毫無用處。若去種他。雖是不能一定收回成本。總比不種要好些。現在的人。既是沒有等級的分別。就是愚蠢的。也是在社會裏一樣的交流。那有陶融。沒有陶融。是人生樂趣。很有關係的。論起來。和我們吸的空氣。一樣要緊。現在人的思想。若是不能盡將世界上的人都教育他。甯可揀那最愚蠢的先教。因爲那聰明的。自己能夠成就。那愚蠢的。必定要靠人幫助。我又要引那十九世紀人的話。來做證據了。十九世紀人。每說和這班愚蠢的人同住。實在沒有一毫人趣。這樣說來。若有人將身體

薰沐。雜在氣味極惡的人叢裏。他心上能夠滿足麼。若是他房裏有冰桂蘭麝的香氣。他那窗戶。恰和馬棚通連。那些臭氣常來侵犯。他心上不覺著厭惡麼。這箇情形。確是十九世紀受教育的人所處的地位。古時窮苦的人。多忌那有錢的人。但從現在看起來。當日有錢的人。比那窮苦的人。高得也不多。他們叫做有錢的。也不過是住在極污穢的地方。掩住了鼻管罷了。現在人人都是平等。所以最重教育。必定要箇箇人都可以交接。都是明達事理的人。不是這樣。就覺得沒趣。若是單挑選那最聰明的來教。不管那些愚蠢的人。那智愚的分別愈大。就要像那畜類和人界限差不多。大家就不能交接。這還有什麼人理。世界上的人都受教育。雖是愚蠢的人。不能化做聰明的。但是愚蠢的地位。都漸漸升高。都有了學問的皮毛。和上進的志趣。就是在社會裏。也稍稍可以合得攏來。十九世紀的時候。那些受過教育的。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裏面。不過九牛一毛。總而言之。人種的話。是不必說的。現在三十年裏。教育出來的人。比那古時。就是五百年工夫。也沒有教育得這樣多的。還有一件。我必要說的。現在通行的教育。是為將來子孫起見。要叫將來的子孫。都有知書識字的父兄。這事情有三箇緣故。證

明教育是不可少的。第一。是各人都有教育的機會。可以得着教育的益處。第二。是各人在社會裏。都要和有教育的人作伴。也可以互相有益。第三。是將來的百姓。應該享文明父兄的利益。

我聽了這話。自己一想。十九世紀教育的事情。我本來不很留意。所以也不能說出十九世紀學校的情形。來做比較。但是我所看見。最不同的地方。是不但人人都受教育。而且身體也都強健。李醫生又道。現在學校的教習。不單是養育學生的心志。並且有養育他身體的職任。這兩樣都是從六歲起。到二十一歲止。我那時看那二十世紀的人的身體。最是不同。不單是李家父女。就是其餘的人。都可以證明人種已高了一步了。

我便對李醫生說起那十九世紀時候。不及現在的地方。李醫生道。承你贊美新法的益處。人種長進的話。的確不錯。古今的比較。你是目見的。所以最可信。古時有貧富的分別。那富的養成嬌情。貧的因過於勞苦。傷了身體。而且幼童婦人。都要做工。是最傷人種的本源。現在幼童。都要先受教育。那些勞動工作的事。都在精力最強的時候去

做。時期很短。所以絕沒有過勞的。而且顧慮身家的念頭。古人因爲這事。用盡心血。現在恰沒有了。所以現在也沒有那自盡和心病的人。說着已經到了學校。接着一所一所的看去。不多一刻。已是午飯的時候了。

那天本來約定在總會午餐。後來婦女們都沒有來。我和李醫生對坐。一面喫。一面談。慢慢談到酒烟二事。我道現在的社會。實在是和古時大不相同。我若是能再睡一長覺。重復回到十九世紀。將我所看見的。告訴我的朋友。我想他們都要喜歡羨慕。以爲真是極樂世界。但是那班人也並不是不知道。世界上有這樣安樂的日子。那有不願意做到的。不過計算起來。要叫通國人都這樣安樂。那錢財就要不少。國家應該用什麼方法籌畫呢。現在的華麗世界。費的錢財。實在不是當日能夠籌畫得出來的。若是我告訴朋友。現在的各種政體。還行了。只有這一件。必定是不知道。疑心我說夢話。連其餘的也都不肯信了。拿我所知道的。當日通國所出的東西。均分起來。每一箇人。可以得三四百金圓。只敷衣食。其餘快樂的各事。是不能有了。現在到底怎麼有這樣巨款。供給通國的人。不單是豐衣足食。而且能夠極安樂呢。李醫生道。你這一問很是。

但是我只能說箇大畧。詳細情形。要由年報冊裏查攷。纔能明白。空閒的時候。到藏書室檢一檢就是了。我請先從小的說起。現在時候。並沒有國家借的公債。要叫百姓攤還的。也沒有水陸兵。所以糧食器械都很省。也沒有專收賦稅的人。就是法官和警察一班人。通國用的人數。還不及美國當時一省的兵額。犯罪的人也很少。那班人既經囚禁。反要給他的衣食。這是很不好的。而且現在世界昇平。人人安樂。那殘疾的也自然減少。將來並且可以永遠沒有。此外還有管理錢財的人。如銀行之類。一概不用。既省了這班人的用度。還要得了這班人的工作。古時還有遊手好閒的人。飽食暖衣。毫不做事。就是家裏用的僮僕。洗衣服的。烹調的。也是糜費工作的事。現在都沒有了。但是最大的。還不在這裏。古時貨物流通。有行商坐賈。總躉零拆種種名目。會計司事。經理種種的人。從製造地方。運到總售處。從總售處運到分售處。這裏頭有無限的周折。無限的搬運。現在都一切省去。所用的人數。不及古時十分之一。據歲計表上。現在分布貨物用的人數。只有全數八十分之一。古時要佔到八分之一。這班人以前都是分利的。現在恰都是生利。一出一入。相差不少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現在的財富。實是有

所由來的了。李醫生道：你還是沒有都知道呢。除前回說過的外，那可省的，還不少。併起來還有這樣的一半。古時有這幾種漏卮，所以不免貧困。以前的工藝，在私人手裏，所以糜費的有四箇緣故。一是因爲錯誤費的。二是因爲爭利費的。三是因爲虧折倒閉費的。四是因爲不用費的。四種裏但有了一種，就要受累了。什麼叫因爲錯誤費的。古時製造工藝的事情，都歸在私人手裏，不相聯絡，無從知道那裏銷場大小，存貨多少。所以一切商販，都不過是嘗試嘗試，得失是實在不能預料。往往試箇十樣，只中兩樣。那八樣就要喪失了。譬如做鞋的，做成一雙鞋，要割壞四雙鞋的材料。照這樣費料費時，實在和十九世紀商人一般。要去求富，怎麼不反窮了麼。什麼叫因爲爭利費的。那時的工藝和爭戰一樣，沒有肯合力做事的。他們用力，既然是大家相反，必定有虛糜的地方。而且有人能够叫別人傾倒，自己佔了他地位。大家還說他能幹。我最不懂的，是人在同一項工藝裏，自然應該大家扶助，怎麼反同寇仇一般。傾陷他人，算是能幹。現在的人，是做工來支持社會。以前的人，是奪社會的公利，來飽自己的私慾。你看相去多少。他們既有了這種心，自不能不這樣做。他們最恨的，必定是同業。因爲各人。

都不想他所製造的物件過多。恐怕一多。就不能居奇。所以傾陷同類。就是自利的法門。怎麼不要盡心竭力去做呢。但是傾陷終究做不到。不能不大家併合。商定價目。到了最繁費的限制。必要弄到人不要買纔息。大概十九世紀商人的意思。都想把持一種物件的銷路。那些物件。是必不可少。不能不買的。他就可以從中取利。這種辦法。實在是堵塞世界上的財源。我還有最不明白的。是古時的商人。專用害人自利的手段。那些百姓。竟敢給他管理財政的權柄。和那供給衆人的職任。我恰不怪他不能致富。實在不懂他怎麼能够不弄到絕滅的地步。什麼叫做虧折倒閉費的。無論智的愚的。都不免有這樣事情。不是十年。就是五年。往往碰着一次。全國工藝。就要震動。弱的倒閉。強的受虧。過了那時。市面必定要衰敗幾年。這幾年裏面。那資本厚的。還能夠恢復。工人就不免迫於飢寒。必定又要起鬩。等到財力漸復。不久又要衰敗。若是商務推廣。各國互相依靠。遇着這事。流毒更大。所以行業越多。這種險象越大。往往輪流傾敗。沒有了的時候。理財家。不細細去考究這緣故。就說是同颶風一般。無從預防的。等他來了。只有忍受候他過去。又像是常常地震的地方一樣。只得等地震完了。仍在原處建造。

房屋了。什麼叫做因爲不用費的。大凡貨物不歸一處總管。必有太多太少的弊病。有時太多。貨物就不能銷售。做這事業的人就不能自立。這班人本來也要買用別樣貨物的。若是他不能自立。就不能買。這班人多了。那些預備他們買的貨物。銷路必定不好。不久又要衰敗下來。如此接二連三。不弄到世界上種種行業。一齊衰敗不休。還有一箇緣故。是古時工業腐敗的本源。就是錢幣和鈔票。但是工業既在私人手裏。就不能不拿一公衆的物件。來作價值。其實就是貨物的代表。凡是人用慣了錢幣。就要另外做出鈔票。鈔票就是錢幣的代表。但是錢幣的數目有限。鈔票出來。沒有限制。到了鈔票不能換錢。市面就要震動。好像房屋的重心不正。就要傾倒。十九世紀時候。有人想把不是國家特准的銀行。不准出鈔票。但是民間終不免有大家拖欠的事情。到了數目愈積愈大。總要震動全業。但是十九世紀的後半節。鈔票愈出愈多。就有人明知他的弊病。也不能棄絕他。反靠他過活。往往鈔票流行越廣。市面越大。等到覺得他不值錢。就一傳十。十傳百。頃刻之間。全業大震。市面就一敗塗地了。所以十九世紀的人。最可憐的。是和那炸藥同住。彷彿造房子的人。拏極猛烈的炸藥。塗刷牆壁。沒有法子

避他的害。其實這種危險。都可以免得的。你試查一查現在的政體。自然明白了。現在的世界。貨物出產多過銷路。是不會有的。就有時計算錯誤。某物製造太多。一經覺得。就好停造。那些停工的工人。也不愁沒有事業。國家可以隨時調他們到別處去。國家就有積滯的貨。但是往來既大。自然不會延擱。可以從從容容的銷售。不像以前的危險。而且現在並不用錢。所以鈔票也沒有了。至於一切物價。如米粉鐵木羊毛等類。都是實工實料估計。斷不會錯。每年總計。除將供給民間日用的提出。餘多的工料。都拿來修築街道。整頓各事。若是遇着凶年。不過贏餘的數目略少些。也斷不至牽動市面。所以這全盛的景象。永遠不衰。以上種種弊病。只要有了一件。已經可以叫當時的人。臥不安枕。那知道還有一件。格外利害。就是工本空擱住不用。現在一箇人的工。絲毫的本。沒有不都取來用的。十九世紀。竟沒有人問及這事。常有大半工本。如同廢棄一般。十九世紀的人。多說是用本必要謹慎。不小心就要虧折。這句話。也不能說他們不是。因為當時的事情。十分危險。一不謹慎。便如付之東流。若是工本沒有虧折的危險。那市面上的資本。就可以加多不少。所以古時的資本。是看外面市情的穩險。定他的

多少年年不定。有時極多。有時極少。這就是市面搖動的一箇緣故了。大凡市面穩當的地方。資本可以稍多。但是各資本家。又彼此猜忌。那資本不多的。又拏工本空攔起來。往往市面上稍爲有些變動。就有許多人失業。或是幾禮拜。或是幾箇月。或是幾年。這班人周行國中。尋覓生業。如不能得着。就不免釀成大患。你想想看。工本在私人手裏。他的結果。必至於通國都成貧乏。那資本家的傾軋。工人的鬧事。是終是不能免的。我這些話。都不過拏舊法的不完全。來反襯現在的好。叫你知道現在富足的緣故。但那正面還沒有提及呢。我想以前的工藝。在私人手裏。就是那些因爲錯誤費的。因爲爭利費的。因爲虧折費的。和那因爲不用費的。各種弊病。都能剔除淨盡。也還不及現在的法子多多呢。我且就你知道的說。那十九世紀的紡織廠。是你熟悉的了。這種廠家。地基很大。工人很多。一箇廠裏。有各種機器。棉花進去。做成布匹出來。這就是因爲各工聯合。所以如此省力。若是將這各種機器人工。分散開來。各管一工。大家不相聯合。雖然同是這班工人。同是這種機器。那出產的數目。必定要減少好多。反面說來。不單是幾分。恐怕要拿倍數算呢。你不要說我的話太過。這就和國家主持全國工藝。不

讓他分散。出產的數目。比分散時候。多幾倍的一樣。若是全國工本不改。盡在私人手裏。和在國家手裏的比較起來。就像烏合之衆。裏面頭目許多。並無主帥。雖是人數比德國將軍毛奇統帶的兵一樣。那力量的厚薄。差得遠了。我道。承你指教。我已經畧畧明白。李醫生道。現在的人。他入款沒有多少的分別。所以沒有僭越的心。若是儘一年裏出產。一齊用完。那各人的入款。可以加多不少。但是我們都重公益。所以甯可用在公家的房屋橋路戲園博物院鐵路等處。可以便利通國的人。總而言之。我們家居。但求安樂。其餘的繁華美麗。是衆人公有的。你將來和我們住得久了。自然知道現在的用費了。

停了一息。我和李醫生回家。李醫生道。我以為十九世紀的人。實在不懂生財的道理。只是知道求財。那工藝毫無紀律。大家傾軋。非但不合理財的方法。而且於公理也不合。他們算是學問的。無非損人利己的事。那裏知損人就是自損。大家爭利。就是糜費的根源。只有通力合作。方是生財的大道。但是一箇人不知道留心公益。是斷不能通力合作的。我聽了這一番話。只有讚嘆而已。

第十二回

隱衷待白女士含情

衆見維新醫生論政

那天晚上。我和李小姐同在音樂房裏聽樂。到樂聲稍停的時候。我便問道。我有一句話要問小姐。不知道可以不可以。李小姐道。有什麼不可以。但說何妨。我道。我曾竊聽得一句話。雖不見得和我相關。但也似乎和我有些關繫。我自己不知道竊聽的罪。反敢向說話的人。請問他的詳細呢。李小姐道。你竊聽得什麼話。我道。我雖是竊聽。但是情有可原。李小姐道。好奇呀。我道。最奇的是這句話。連我也不敢必。究竟是夢中呢。還是真聽見的呢。所以要想問你。就是那天我將醒時候。還沒有睜眼。便聽得耳邊有說話的聲音。後來纔知道那聲音。是你堂上二人和你的口音。我先聽得你父親說道。他將要睜眼了。你道。不要告訴他。說是在這裏的。你父親起初還不肯。後來你一定要他允許。他纔答應了你。所以我醒過來。只見他一箇人。但是那些話。還隱隱在耳朵裏。不知道是真是夢。

那時我心上最不明白的。是在我耳邊說話的人。怎麼和那一百年前未腐的屍首。忽然有起隱衷來呢。還有更奇怪的。我說了這幾句話。李小姐忽然情形大變。眼睛也擡

不起了。從頭頸到額角。沒有一處不發紅。我見了這樣。倒呆了一呆。便道。請你恕我唐突的罪。但是照這樣兒。那我聽見的話。却是真的。並不是夢了。這其中必有奧妙。你爲什麼不肯讓我知道呢。我是一箇孤立無助的人。若再不讓我知道己身一切的事。真是不情極了。李小姐道。這事與你無涉。並沒有直接的關繫。李小姐雖說這句話。聲音輕細。幾乎不能聽見。我道。一定和我有涉。我若聽見了。應該很有益的。李小姐道。不見得。

說着。偷瞧了我一眼。又面紅起來了。便笑了一笑道。聽見了。未必於你有益。我道。你若不阻止你父親。他早就告訴我了。我說那話的時候。便有很不快活的樣子。又道。這都是你的主意。不許他告訴我。李小姐並不作聲。我看了他那副可憐可愛的情景。又不忍過於逼他。便道。我不應該知道這事麼。李小姐道。不定。這也在乎。不等他說完。我接着說道。在乎什麼。李小姐道。唉。你不要問了。那時李小姐仍是面紅耳赤。頭都擡不起來。又道。這都在乎你自己。我道。怎麼在乎我自己呢。我更不解了。李小姐道。不要錯過了好音樂。隨即伸手向牆上一捺。便聽得隱隱樂聲。李小姐有不要我說話的意思。故

意做成凝神細聽的樣子。教我不能插嘴。後來聽完了。我們兩箇人。從音樂房出來。李小姐道。你素常說我的好處。我想着實在有愧。但是承你謬獎。請你允許我。從今以後。不向我再問那句話。並且不要向他人探聽。可以不可以呢。李小姐既然說到這話。我無法可施。只得允許了。便道。請你恕我相逼的罪。從今以後。便依你吩咐就是了。我若知道於你不便。我早不問了。但是我起疑心。想你也未必責備我的。李小姐道。決不責備你。我又道。將來我不問你。或者你能自己告訴我麼。李小姐道。或者可以告訴你。我道。仍舊不過或者罷了。李小姐對我臉上看了一眼。說道。將來或者告訴你。說畢。我也不再說了。

那天晚上。我滿心狐疑。恐怕就有十九世紀的畢醫生來。也沒法叫我睡了。那幾天裏。我常看見希奇的事情。但總沒有奇過李小姐不願我知道這話的了。若說這裏面有什麼秘密。但是我和他素不相識。我是不知年代的人。怎樣他們忽然有了秘密的意思呢。這真是世上最不可解的事了。我本是極有把握的人。斷不肯拿胡思亂想。枉費工夫的。但是這事難解已極。我就不要想。也是不能。我想處女對少年人面紅的。大約

不外一箇緣故。但是這又和我的情景不合。他和我相識纔有幾天。這種奧妙秘密的事情。怎麼會起在沒有和我識面以前。所以我也不能拿這箇緣故來解。況且他又是救我的人。我越發不敢動這種念頭了。

到第二天早上。我起來很早。下樓來。想見李小姐一面。那知道他並不在那裏。找到花園中。也仍舊見不著。我便信步走到地窖裏。看見桌上還有以前的新聞紙。我便順手拿了幾張。想給李醫生看的。到了早飯時候。纔看見李小姐。初見的時候。很有怕羞的樣兒。

李醫生恰在早餐桌上。看那百年前的舊報。那裏面載的大半是工人鬧事。和無君黨的信息。我便問道。我那天臨睡的時候。只知道有紅旂黨。很不安靜。後來畢竟怎樣。就興起了這新世界來呢。李醫生道。這班人怎能興起世界。不過拆毀世界罷了。當時不願更改的人。都暗中資助那班人。所以那班人。只有阻撓新機。並沒有引起新機的事。我聽了奇怪道。怎麼當日的資本家。反要暗助這班人呢。李醫生道的確這樣。他們的意思。是想驚喝愚民。讓那班人放火打搶。教人談起就痛恨那班人。是當時號做維新

的。自然人都不敢說維新了。這是他們最狡猾的計策。你怎麼還受他們的騙呢。我道。你說那班人有人暗助。有什麼憑據呢。李醫生道。這也不難知道。那班人結怨的多。同心的少。自然是不能成事的了。大凡世界上要做事的。必定先要得國裏人同心。他們全不要得國人的幫助。就可以知道並不要維新。實在阻他還來不及呢。後來有一箇國會起來。纔能整頓各事。我道。什麼國會。我想也是從工人黨裏化出來的了。李醫生道。並不是工人黨裏化出來的。那工人黨實在不能有什麼作爲。他們的見識太淺。不能包括全局。後來由國會重新布置。那理想也比他們高些。當時的人。不論貧富老幼。強弱智愚。都說道不差。所以不難一舉成事。怎麼叫做國會呢。是因爲他宗旨。在併合全國生財的機關。歸入一手管理。要叫全國像一株大樹。百姓都做了葉。那些葉都由一箇根上吸取滋汁來養活他。我道。原來如此。李醫生也不再說了。

第十三回

女界平權進強人種

宗徒談道設喻園丁

再說我昨天晚上。和李小姐說那一番話。見他情形。便時時刻刻想着他。其初不過看他天真爛漫。好像箇很誠實的童子一般。後來竟愈看愈妙了。

有一天我和李醫生對坐。談說到婦女身上。我道。我想現在婦女們。並沒有家事的累。所以除自己修飾以外。沒有別的事情了。李醫生道。他們也有事。並不是專做社會上飾觀的物件。至於主持家政。最爲糜費人力。現在都已除去。可以省出力來去做那更有益的事情。因爲現在不論男女。都在工藝隊裏。不過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分別。若是有小孩的。就可以出工藝隊。我道。婦女嫁後。仍舊要做工麼。李醫生道。和男人一般。怎麼婚嫁後。不要做工呢。婦女嫁後。既沒有家事執掌。他丈夫又不是小孩常要護視的。我道。古時婦女做工。有人心的人看見了。常替他可憐。怎麼現在反要用着婦女的地方更多了呢。李醫生笑道。非但用着婦女的多。就是用着男人的也多。現在的婦女。都很快樂。不像古時的婦女。常時愁眉不展的。因他們做工。可以隨心所欲。揀了願意做的做。婦女膂力多弱。所以專做那輕鬆的事。那些重事都由男子擔任。而且婦女做工的時候稍短。放工的日子稍多。不叫他過於勞苦。單叫他在精力最壯的時候做工。就是了。現在婦女。身體都比古時強健。正是因爲各有工作的緣故啊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婦女也歸入工藝隊。不知道怎麼編列。怎麼教練。怎麼和男工合做。李醫生道。一切和

男工不同。他們只做箇副工。並不列入正工。他們上面。也有女統領一人。主持各事。就是法律部裏。也有女法官。若是兩造都是女人。就由女法官審結。若是一男一女。就由一男一女法官會審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現在婦女竟自立一國了。李醫生道。差不多。但是並沒有一國三公的弊病。古時只因這箇道理。沒有做得完全。所以社會上便有許多缺陷。現在男女的權。纔算滿足。古時的人。往往抱着箇限制女權算宗旨。所以婦女沒有自立的地方。就是有也不過偶爾一見。而且往往有許多不情的地方。像是那女將軍等類。因爲他們本來沒有自立的方法。遇着那才能出衆。不甘雌伏的。便要奪男人的權。古史裏已經是屢見不一見了。我們現在替女人另外立一世界。讓他們住。他們自有榮華富貴。不和男人相干。豈不妙麼。古時文化的進步。婦女都沾潤不着。往往幽閉家庭。不知外事。見聞也不廣。不必說貧苦的。就是有錢的。也是這樣。他們除了家務以外。世界上的事。一切不得預聞。你想可憐不可憐。若是男人處着這箇境界。早要鬱成癡病了。現在恰不是這樣。凡是婦女。沒有自恨不做男兒的。父母也不以生女爲憂。女兒自有志向。和男兒一樣。就是婚嫁。也並不叫他和社會隔絕。但是生有子女。要哺

養的。就不做工。仍舊可以和世人交接。仍舊可以酬酢朋友。所以今日婦女很是快樂。而且他還能夠教男人快樂的力量。格外加大。我道。這也可以有的事情。但是我想婦女各有事業。都有了向上的心。自然不想嫁了。李醫生大笑道。這倒不用害怕。這裏面造物的妙處。真有不可思議的。無論男女的關係。怎樣變動。那兩面的吸力。斷不能衰的。你想古時傾軋的世界。各人要自己用力。纔得立足的地方。所以沒有工夫。做別的事。但是嫁娶的事。還是常常不斷。到了現在承平之世。衣食無憂。怎麼反不肯嫁呢。現在有一位著名的著作家說道。今日人沒有愁衣食溫飽的心。就有男女相愛的心來換他。這真是實在的話。還有一件。非但婚嫁。並不牽制婦女做事。而且女工裏頭高等些的地位。必定要有兒女的。纔能夠得上呢。我道。我想非但男人有年俸。女人也應該有年俸的了。李醫生道。自然。我道。婦女常有家事。不能常做工。他的年俸。應該比男人年俸要小些了。李醫生道。爲什麼要稍小些呢。斷沒有這箇道理的。現在人的入款。都是一例。無分男女。若說婦女。因撫養兒女。停了工作。正應該加他的年俸。你在國家一面着想。替國家生兒育女的。不是第一功勞麼。所以世上只有父母的功最大。盡心竭

力。不求酬報。若說到將來兒女的福。父母是不及享的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是做妻室的。不靠丈夫過活的了。李醫生道。自然是不相關的。就是兒女也不靠他父母過活的。這是因爲兒女做的工。是增加公家的入款。並不是增加父母的財產。自然應該由公家撫養。總而言之。無論何人。都一直由國家供給。不必由他人傳遞。只有父母。是有替子孫守護的責任。其餘各不相干。百姓爲什麼該受國家供給的。因爲他和國家有直接的緣故。這箇交接。和他人毫不相關。若是要叫人你靠我。我靠他。那叫做自由的在那裏呢。十九世紀的人。每每自己說自由。其實他們。並沒有懂得自由兩字是什麼意思。你想箇人靠人過活。譬如貧的靠富的。婦人靠男子。奴僕靠主人。幼童靠父母。那是一件可以算得自由呢。而且貨物不由國家供給。必定要互相授受。就有許多喪失廉恥的事了。給的人沒有一處不逞他的強。受的人沒有一處不卑污苟賤。據現在的人看起來。這種情形。真是可歎。

停了一會。李醫生又說道。有些人說婦女靠着男人過活。因爲彼此愛悅。所以不覺得恥辱。但是有志的婦女。終以爲恥辱的。而且婦人必定每事要央求男子。也太覺可憐。

了。十九世紀。雖有說這話的。也不過可憐他罷了。那裏知道世上有的物產。本來是人公共的。偏偏男子強佔了。叫婦女們搖尾乞憐。這和搶奪有什麼兩樣。這箇罪名。實在十九世紀的人。要大家分任的。我道。是的。我也不能推辭這箇罪。但是我想國中的情形。若不是一切改變。那婦女的情景。是無從改變的。他們一切的弊病。都是從依靠男人來的。但是要婦女不靠男人。必定要到世界上的人。不要互相依傍的時候。都能够自立。自然婦女也有自立的地位了。若是這箇弊病去不了。那男女交涉的方法。又要大變了。李醫生道。那裏改變。可以幾句話包括他。不過世人不得互相壓制。都拿誠實相待就是了。在十九世紀。不過是假意做箇樣兒。現在是男女平等。十分完全。那交涉不過是相愛的事情。絲毫沒有什麼壓制求乞各種惡態。以前人做出這種惡態。還是婚嫁是有益婦人的。可以得其所天。這句話真正忍心害理。文明的人。斷斷不應該這樣。我想這婚嫁的事。得益的實在在男子。我聽說古時婦女。有時心愛某人。若是某人沒有要娶他的意思。斷不敢先開口的。因爲這是依人的事。若是先開了口。某人不肯。那就是大辱了。我那藏書室裏。很有十九世紀人著的書。說起這事。我的話並不

是亂說的。你想婦人要嫁某人。就要將自己一身的衣食。託賴某人。這種求乞的事。婦女怎麼甘心先開口呢。將來你出去和世人交接。必定有拿這事問你的。你須豫備回答的話。不要被他們問住了。我道。這樣說來。那二十世紀的女子。心愛某人。就直言不諱了麼。李醫生道。要自己說。也未嘗不可。因爲有了這心。便可以這話。若必要自己隱諱。要等別人來求。這和居奇有什麼兩樣呢。古時常有深心人。不露在外面的。只有知心人能夠懂他。現在是沒有人做這種事。用這種伎倆的了。現在人若是見了這種形狀。就以爲是大不該。也就走開了。我道。我想現在的婚嫁。都由兩邊選擇。必定極稱心的了。李醫生道。這是自然的道理。我道。這樣是世界上最沒有怨耦了。唉。我想十九世紀的人。看見現在的情形。必定要驚奇詫異哩。李醫生道。你還沒有說盡他的益處。你且再想想看。你要知道這是人種進步的起點。因爲男女各自選擇。所以只有好的可以傳種。壞的就不能傳種了。古時的女子。因貧而嫁的。因無家而嫁的。頗爲不少。俗語說。飢不擇食。寒不擇衣。勢必至匹配非人。那傳的種怎麼能好呢。現在是貧富沒有分別。金銀不能動人。只有品高的。大家看重他。就可以得妻。每傳一代。就和過一回篩一

樣。越篩越細。那壞的都被剔出了。婦女們亦有那好高的。但是古時在高位的。不一定是有才智的人。現在是必定才智比衆人強。纔能得那高位。這也是人種改良的一箇緣故。前兩三天。你不是說起現在人的體氣。都比前更強麼。你須知道。這都由婚嫁選擇稍嚴而來。現在婚嫁的事。男人必定揀女中最好的。女人必定揀男中最好的。照這辦法。自然人人都知道激勵。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勢力哩。那些不能振作的人。都沒有肯嫁他。只有那膽大妄爲的。纔敢以身嘗試他。傳那劣弱的種。受將來的責備。我看現在的婦女。沒有不怕這責備的。李醫生一席話。我還不十分明白。到了晚上。我拿小說消遣。書裏說的。竟和李醫生說的差不多。我自然不能不信了。

一箇人無論怎麼的健忘。這日子總不會忘記的。但是那時候的我。竟連日子都不知道。可也算得奇事。却也不能說我是健忘。爲什麼呢。看官。看過以前的幾章書。自然知道這緣故。不消我多說了。有一天早上。李醫生問我道。你喜歡聽教堂裏教士談道麼。我道。今天是禮拜日麼。李醫生道。是的。那天我在地窖裏找着你的時候。是禮拜五。到禮拜六的夜裏。天亮以前。是你第一次醒。到禮拜日午後。是你第二次醒。身體一切如

舊。我道。現在還有什麼禮拜。和教士談道的事麼。十九世紀時候。也有豫料這事必定廢棄的。我不懂爲什麼別的都改。獨有這樣不改呢。現在既有教堂。想是國家設的。那教士必定是由國家派的了。

李醫生夫婦和李小姐都大笑。李小姐道。你以爲我們是什麼樣人。古時國家教堂。已經廢去。那有再興的理。我道。房屋都歸國家。那民間所設的教堂。該怎麼處置呢。李醫生道。今日的宗教。也有大變動。就是沒有變動。也很容易處置的。你想房屋歸了國家。但是有認租金的。也就可以任他居住。若是教士。只要有人捐集錢財。償還國家養贍這人的費。就可以叫他傳教。免他工作和報館的主筆一樣。而且現在要聽講道。不必出外。只要在家裏也就得了。我道。在家怎麼能聽見呢。李醫生道。這和音樂一樣。只要到音樂房裏坐定。要聽什麼人。就聽什麼人。很便當的。如果有人願意到教堂去聽的。也可以。但是在家裏聽。也沒有什麼不便。今天新聞紙上載明。說有伯頓教士談道。聽的人大約有十五萬人。我道。有這樣新奇的方法。就不論他說的什麼話。我都要去試聽他一聽。

過了一兩點鐘。我正坐着看書。李小姐來。陪我到音樂房。看見李醫生夫婦二人。已在那裏了。我和李小姐纔坐定。便聽得空中有人說話。却不見人。聽他道。

前禮拜忽然來了一箇十九世紀的人。我想諸君看見他。又必定想到十九世紀的情形了。我現在就諸君的意思。畧述一番。

李小姐湊近李醫生耳邊。低聲說了幾句話。李醫生點頭。向我道。伯頓的話。或者你未必喜歡聽。我想將德律風接到別處何如。我道。我很願意聽伯頓的話。李醫生道。那就是了。

李醫生說的時候。李小姐已將德律風拆斷。後來重複接好。便聽空中說道。

我想諸君的意思。必定在十九世紀和現在的分別。我想就財政上說來。那十九世紀和現在的分別。猶如美國十七世紀。和十九世紀後半節的分別。或者猶如英國威廉時候和維多利亞時候的分別。論他進步的快。必定有人疑惑。以爲神奇得了不得。其實也並沒有什麼講究。不過社會改變。前人只知道求利。沒有知道求利的法門。現在却是知道了。十九世紀的人。好像喫肉野獸。喫別人的肉。飽自己的肚皮。若是諸君處

着那境地。纔知道當日不是喫人。不能飽自己肚皮的。諸君只以爲十九世紀的時候。是爭競時代。強存弱亡。不知道那爭競。還不是只爲自己的身體。若是只爲自己的身體。應該還有肯退讓的。但是都有家室妻子。靠他過活呢。古時男子愛婦女。父母愛兒女。也和現在一樣。給他喫。給他穿。還要教育他。但是都要一箇人擔任。世界上無論什麼野獸。雖極馴良。若是要乳哺他的兒子。也必定要變做極兇猛的。所以在古時爭競的人羣裏。雖是頂有仁心的。也都隱隱的存着一種暴戾之心。而且不能不做那欺詐的事情。害人利己。以假亂真。必定要搶奪他人的衣食。纔能自己溫飽。這種行爲。就是教士。也不能免。他們雖是極口戒人貪得。但是他要養贍他的家。也就不免要這樣了。譬如那立法的人。明知道要人守法。就不能自立。他甯可叫人犯法。他儘管立他的法。諸君知道貧乏的苦處。自然知道當時人。出死力去攫取衣食的緣故。他們當時的身體上。沒有飲食。飢渴就要來犯他。沒有衣服。寒暑就要來犯他。疾病沒有人問。死亡沒有人憐。終日勞心。不得休息。他們當時的心靈上。是人人都可以看輕他。事事受制於人。凡人生應得的利益。都得不着。自從孩童到老死。看着人家受教育。自己恰是沒份。

所以他們的五官肢體。都不得發達。終究成一箇廢棄的物件。這也不過大略說說他們的苦處。豈是我們幾句話說得盡的呢。總而言之。在十九世紀。若是不能積財致富。就是要受貧乏的苦了。諸君如果處着那境地。請問是揀那一樣。再說二三百年前。印度有一件極暴虐的事。加爾各達。有監牢一所。叫做黑牢。印度王捉了英國人一百多名。將他們拘押在裏面。印度天氣。本來酷熱。那黑牢裏空氣。不夠那班人的呼吸。被拘的人。本來都是朋友。平日相待很好的。等到牢裏空氣漸濁。呼吸不繼的時候。就各人爭据着牆上小孔。可以聞些清氣。那時候性命攸關。各不相顧。都想爭得窗洞。那平日交情都顧不得。這種爭奪。幾乎沒有絲毫人理。後來沒有死的。回來說起這事。都以為是人生未有的苦。諸君要知道當日人羣爭奪衣食。和那監牢裏的人爭奪空氣。是沒有兩樣的啊。諸君將十九世紀的情形。比較現在。沒有不說他變得很快的。但是將十九世紀的後半節。和以前的時代比較起來。就知道十九世紀。已經是漸漸進步的時候。以前還要比他利害呢。等到文化漸進。明白的人漸多。便有哀憐貧苦的心。那比衆人高一等的。也知道世風太薄。但是他們離那人羣合一的理。差的還遠。不過也有見

到的罷了。那十九世紀的書。還有說這種話的。我想當時他們既經知道這箇錯。怎麼寬容他存留呢。這是有一箇大緣故呢。因爲當時的人。以爲人羣不會絕滅的。正是仗着各種劣性扶持。人有貪心。各求所欲。纔能叫人羣團合。若不是這樣。必定要土崩瓦解。這是他們的見解。那知道正和今日相反呢。而且他們還以爲人生在世。應該互相壓制。世上應該有壓制人的受人壓制的二種。若不是這樣。世界就不完全。所以他們明知當日的法度不好。總沒有人能改變他。古人書上。都極說人生雖多憾事。究竟總比死好。這真是欺天了。後來的人智識漸進。就漸有不喜歡這種境地的。這心一動。就離那改變不遠了。衆人心思相同。自然就沒有阻止。所以一變就變。現在覺得變動的太快。就像那長夜之後。看見那太陽上來。彷彿格外覺得光明的一般。這種改變的力量很大。有了這力量。那古時候隨便什麼勢力。都極眇小了。當那時候。就是用幾百兆人命。也很容易。但是並不要傷到人命。古時小國更換朝代。那所傷的人命。比這種絕大的革命。不知要多多少。我恨不生在那日變更的時候。眼見英雄豪傑。攻破那將來的門限。開闢進步的端倪。若是能如我的願。就是有現在的安樂。我也不要了。當時改

變的情形。究竟是什麼樣子呢。那時人心漸漸悔悟以前的錯。要想做那應做的事。就從通力合作的裏面。尋出生財的大道理來。自然不愁衣食艱難了。除了通力合作四字以外。想要求富。反要得貧。自從國家主持工藝的事。非但以前貧的變做富的。而且地球之上。沒有了奴隸兩箇字。以前衣食各事。往往婦女靠丈夫。幼童靠父母。貧的靠富的。奴僕靠主人。現在都從一箇根本上生發。只有自食其力。不能用他人的勞力。利自己的身體。自從開關以來。人能直立在天地之間。算是從這裏起手。地球之上。也沒有乞丐。也沒有賊盜。那些欺謊的事。妬忌的事。機械變詐的事。都一概刪除淨盡。那古人幾百年來。所稱讚的自由平等團結三樣大事。現在都可以實驗了。古時的人。也有慷慨大度的。直道做事的。仁心仁術的。但都是不能自立。現在却反過來。那忍心害理的。貪得無厭的。自私自利的。都不容於世。古時的人。因為要爭競。所以多戕賊他的本心。現在纔看見人的本性。原來不是壞的。譬如一株玫瑰花樹。生在低的地方。拏那不乾淨的水去澆他。而且日裏有穢霧。夜裏有毒露。開花的時候。自然是開不足。而且花心上又有蛀蟲。有些人看見了。說他不過是株毒樹。本來不是玫瑰。就是園丁也只能

說。玫瑰却是玫瑰。但是因爲天生有病。所以不能暢開。那時旁人。有一兩箇知道他本是好種。說他是種的地方不好。但是衆人都說他是空談。置之不理。所以那樹。雖是有。一兩朵開的。那顏色黯淡。毫無香味。園丁不知道緣故。只想法來培養他。各人各說。自以爲是。有的說用這法。花的樣子可以好些。有的說反不如前。議論不決。總沒有什麼改變。後來大家想到那種的地方不好的。就說何不換箇地方試試看呢。衆口一詞。立刻搬動。那花就大開。而且芳芬之氣。不知比前要加多少倍。這樣看來。凡是事情。依着正道做的。必定有效。不依着正道做的。徒然勞苦。不見成功。古人因爲不知道什麼是正道。所以永遠屈居在野蠻的境界。幾千百年。他們先前沒有知道通力合作的益處。後來知道了。那地球頓然變了天堂。無求無欲。不愁衣食。不怕飢寒。彷彿那孩提能夠步行。就不要人抱持了。說到這裏。伯頓的話也就停了。

第十四回

訴深情共結良緣

驚噩夢重游舊境

我聽了教士的演說。我就自己說道。我實在不知道爲什麼。遇着禮拜日午後。總是不快活的。那長睡以前。早已如此。看見一切事。都是慘淡得很。平日光陰如箭。到了這日。

便覺得格外難過。就是到了傍晚。還覺得過不完的樣子。我在十九世紀是這樣。那知道到了二十世紀。依然不改。看官且慢。我還有一句話要說。我的愁悶。看官不會經過我的境界。想也未必知道。但是看官看過前幾章的書。想也明白了。你們想伯頓這一席話。不是分明痛罵十九世紀的人麼。十九世紀的人。不知多少。爲什麼單單要我一個。人難受呢。看官有所不知。十九世紀的人雖多。並沒有別人聽見。聽見的只有我一個。人。譬如我們美國人在本國。忽然有箇外來的人。對了大眾痛罵美國人。大眾聽了。雖要生氣。總還沒有什麼。若是單單一個美國人。到了別的地方。被他們痛罵了一場。他的怒氣自然格外大了。但是這聽罵的。雖只有一箇人。其實餘多的人還在。像我是。只有我一箇十九世紀的人了。況且伯頓的話。句句都是真理。我想我在李醫生家。蒙他優待。那李小姐格外的情深義至。我起先以爲別人雖瞧不起十九世紀的人。李家的人。或者不至這樣。誰知後來李家的人。都以伯頓的話爲然。這教我怎麼受得起呢。況且我心極愛李小姐。極想要迴護他。我自然也和他迴護我了。因爲我存着這樣的心。一聽李小姐也說是伯頓的話不錯。自然十分難過。我自從那天從外面回來發狂。

李小姐救我的時候。就有了愛他的心。那時我幸虧他幫助。纔不覺得舉目無親。到了如今。忽然覺得以前的想望。都變成虛渺。猛然這一下打下來。怎麼不要心痛呢。

李醫生一家人。看見我垂頭喪氣的情形。便極力想法來勸解我。那李小姐更替我憂愁。但是我那時心上想望李小姐的。還不止這件事。等到傍晚。我到花園閒步。到了地窖裏。便自己說道。這纔是我的家呢。現在世界上只有這一處了。我將要永遠住在這裏。不到外面去了。我便周圍一看。覺得各種物件。都是熟識的。便又想到前生素識各人的面目。都已經死亡很久了。就是前生訂婚之妻。算來也應該死去將近百年了。我自己想我處着這箇地位。真正算得是不死不活了。

忽然聽見有人說道。我已經暗地裏跟你半天了。我擡頭一看。不是別人。正是李小姐。站在地窖門口。笑容可掬的道。你若是厭我。我便走開了。但是我看你這樣頹喪。端的爲了什麼呢。你不是已經說過。如果覺得不快。便來告訴我的麼。我便站起來。走到門口。勉強笑道。不過我稍微覺得寂寞些。你想世界上的人。還有寂寞似我的麼。李小姐道。不要這樣說。你斷斷不可以發這樣的思念。說着。便兩眼含淚了。又道。我們不是你

的朋友麼。你不拿朋友待我們。是你自己的錯。你的寂寞。是你自取的了。我道。你們待我的好處。說也說不盡。但是我的地位。和別人不同。我本來還望將來習慣。變做現在世界的人。等到聽了伯頓一番話。我知道我斷做不到了。李小姐道。你就爲了這幾句話麼。你聽他做什麼呢。他有甚的見識。不過讀了幾句十九世紀的書。一知半解罷了。你聽了他話。當真煩惱起來。也不值得。你這般煩惱。不知道我見了纔難受呢。你要知道我們的意見。並不是這樣的呀。說着。伸手出來。我便攙住他的手。我那時骨軟筋酥。不由得。不說實話了。但是說雖說。却不敢希望分外的事。便道。你待我這樣。我若不知道感激。真是喪盡天良。但是我還有一件不知足的事。想你也應該明白。你不知道我真心愛你麼。

李小姐聽了。臉上紅了一紅。却並不走開。不過呆了片刻。又臉紅過耳的。笑了一笑。說道。你自己看不出來。倒來怪我。這一句話。便是他允許的話了。我便起來。要和他接吻爲禮。李小姐掙脫道。你我纔見面。一禮拜。我便給你偎抱。也太不情了。你這心未免起得太早。你必要先知道我是誰。以後纔許你近我的身。你若知道我是誰。你便知道我

的一見傾心。非但不算得太急躁。而且是義不容辭的哩。

我解說了許多話。但是李小姐一定不許我接吻。便大家一同出了地窖。到李夫人那裏。他便向他母親耳邊說了幾句話。回轉身就快快的走了。

李小姐去後。李夫人便慢慢將一件最奇的事告訴我。看官。要知道是什麼事。容我說來。當下李夫人說道。你不是和愛姊小姐訂了婚麼。小女便是當日愛姊小姐的曾孫女。愛姊小姐。當時爲你守了十四年。便嫁了人。遺下一子。便是我的父親。我雖沒有見過我的祖母。但是聽見人說的不少。所以替小女起了這箇名字。小女本來最留意古事。他聽見人說你以前忽然不見的一段話。他便格外留意。說來恰也湊巧。剛遇着。小女是最喜看這種的故事。很悲傷古人離死別的事情。後來又尋得他曾祖母的照片。和你舊日的信札一束。他見了你的書信。便畧畧知道你的爲人了。他有時笑着對我說道。我不是遇着威士一樣的人。再也不嫁的。這也不過是小女平日的志趣。本來沒有什麼奇怪。後來掘着地窖。尋着了。你。將你的尸身搬到房裏。便見你的項下掛的一箇小匣。開來一看。正是他曾祖母的小像。自然不等你醒來。已經知道是你了。但是

那時還沒有料到你還能夠還魂。當時我便提着心，恐怕惹起他的煩惱。等到你漸漸醒來，他便傾心愛慕。一直到現在了。我聽了李夫人一段話，便從李夫人那裏走到李小姐房中。一見就拉住他的手，呆立了半晌。忽然又想起前生的愛姊小姐來。由李小姐觸到我前日的遺恨，便又想到。可由李小姐補我這遺憾。我見了李小姐，和見了當日的愛姊小姐一般。我就抱住了李小姐，心上一會想到這箇愛姊，一會又想到那箇愛姊。而且李小姐最奇怪的，是並不願意我說別人，只願意我說以前和愛姊怎麼相愛的情形。往往聽了長一行短一行的下淚，替他悲傷。

李小姐道：你不可愛我太過。我要替他心裏難過的，你斷不可忘記他纔好。我還要告訴你一樁奇事呢。你知道有人重生世上，了結那未了的前緣麼？我常覺得我曾祖母的魂魄，常在我身上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所以我說你實在不必愛我。只要愛你那人就是了。

那天李醫生一早出去，沒有回來。等到回來的時候，我便將日裏的事情告訴他。李醫生很喜歡，便道：我不料這麼快。我是很願意的。那有不應允的道理。但是我這應允也

不過奉行故事罷了。我當日一見你項下的小像。早已預料着這樣的了。

到了傍晚。我和李小姐。在花園裏閒步。一直談到半夜。李小姐道。我當時深怕落花有意。流水無情。當日你醒來的時候。我便有意代我曾祖母了結前緣。那天看見你從外面回來。那副可怕的情景。我便要直說。但是我那時還不敢。並不敢讓父母洩漏。我道。這就是那天我初次醒來。你不肯讓我知道的事了。李小姐道。在父親的意思。要等你一醒的時候。就將我們的履歷。詳細告訴你。並想不到我的難處。幸虧我母親明白。若不是這樣。我不是自薦了麼。我真不敢見你的面了。我深知道當日的女子。往往要隱秘衷情。如果直言。就像犯了大過一般。但是我最不懂的。爲什麼他們不敢自己說呢。莫非是當日的男子。有女子愛他。算做是恨事的。今日並沒有這種情事了。我想我那曾祖母。也未必這樣的。

我和李小姐二人。溫情膩語。依依了半天。後來李小姐催促我回去。我便和他接吻爲禮。將要走的時候。李小姐道。還有一事。我要問你。我的曾祖母。終究嫁了別人。你能夠不怪他麼。你心上不難過麼。我道。我絲毫不怪他。

到了晚上。我並用不着聽那音樂了。因爲我心上自有最好的音樂。所以不必再聽。誰知道快樂已極。直到天明的時候。方纔朦朧睡去。

我正在濃睡的時候。忽聽耳邊有人說道。今天過了時候。怎麼今天比以前不容易醒呢。那聲音很熟。彷彿是黑奴的口音。我便睜開兩眼一看。依舊在地窖裏面。看見燈光底下。各種物件。都是習見慣的。牀邊站着一箇人。正是黑奴。手裏拿了一杯酒。恰是畢醫生開的方子。黑奴道。請主人喝了這杯酒罷。我剛纔看見主人臉色失常。這杯酒正不可少呢。我聽了圓睜兩眼。不懂得他是什麼緣故。就喝了那杯的酒。便稍稍記得了。知道所說的二十世紀進步。不過是一場春夢。那些文明百姓。和各種的安樂情形。不過夢中的景象。就是李醫生李夫人和那訂定終身的李小姐。也都是夢中的人。我呆了許久。瞪目四顧。黑奴也不懂的。十分詫異。便問道。主人。你端的爲了什麼。我那時已醒悟了。便答道。我做了一場大夢。

說完。我勉強穿了衣服。又喝了一杯加非。用了早餐。回頭看見早上的新聞紙。說的仍舊是十九世紀的事體。自然仍舊是十九世紀無疑了。停了一會。又隱隱覺得自己在

二十世紀的城中。見那太平的景象。那些百姓。沒有奴性貪心。和那不依人過活的情形。睜眼一看。却都不見了。長歎一聲。便站起身來。從屋裏出去。

出了大門之後。誰知道我看慣了二十世紀的波士頓。那舊時的波士頓。便看不慣了。我以前見了那些穿絲綢的。穿破布的心廣體胖的。鳩形鵠面的。並不覺得什麼。現在竟覺得很應該。心上詫異道。他們見人家貧苦。好像沒有看見一樣。還算有人心麼。後來又想到。世界並沒有變。是我自己變了。我看見的那文明世界。恰是夢中啊。那時還有一樣觸目的事體。就是張貼告白。我夢中從沒有見過告白。現在是街道上。門窗上。新聞紙上。都占滿了。式樣雖不一。那詞氣却是一樣。大概樣子。我試說出一張來。諸君一看就明白了。告白道。

我願諸君扶助我趙某。不要幫助別人。他們都是詐偽欺人的。諸君要認明趙某的名字不誤。如有需用的物件。請臨敝處。不要被他人欺騙。但願其餘的人都餓死。上帝獨憐我趙某一人。

我到了熱鬧的地方。放聲大笑。上下一望。那店舖林立。一城裏面。用的貨物。竟有幾萬

家的店舖。供給衆人。那在夢裏看見的。只有一家。貨物就完備了。他們分布的工夫極少。所加的費。不過一小分。所有物價。只是那製造的工本。現在是除了製造工本以外。又要加上經手人的利。往往要加到四分之一。甚至有一半不止的。因爲他們店舖的開銷。夥計的衣食。都要在這裏面提出。這就同用漏勺舀羹來喫。沒有到口。已經漏去大半了。我從前經過那條街。不知幾千百次。也不覺得他怎麼討厭。這回一看。都變做怪景了。那些店舖。凡有可以動人耳目的。沒有一件不做到的。路過的婦女。向裏面一看。那店裏的人。兩隻眼睛。就和鷓鴣一般。向外望了又望。最好路過的人都進來。把有的錢都留下。出去纔好。有錢的現錢買。沒錢的賒欠。我一看忽然不明白起來。便想道。他們到底爲什麼。要勸人買貨呢。啊。原來他們都爲了自己的私利。賣出的越多。得利越厚。買的人越費錢。他們越賺錢。總而言之。別人所失的利。就是他們所得的利。所以波士頓城裏種種店舖。第一箇宗旨。就是勸人奢侈。但是那班人。我想起來。也不能十分怪他。因爲他們靠這箇過活。自然盡力去做。不得不顧着自己的私利。只好丟了衆人的公益了。若不是這樣。就要飢寒而死。這實在是法度的弊病。不是人心的弊病。

我又到了波士頓城的南境。那裏本來都是工廠。也是我素常往來的地方。向來我以爲波士頓城有工廠四千所。可以算得富庶。現在纔知道若是這四千家聯合爲一。那出產的數目。不知要比現在加多少呢。

我又看見遊行無事的人。挨挨擠擠。有些是因爲沒有工做的。有些是因爲工價不夠溫飽的。我便招了一箇人問他。他拏所以然的緣故告訴我。我道。我最奇怪的。不在他不能給你溫飽。恰怪他爲什麼能給你的工價呢。

回到一處。那裏是銀行和擯客很多的地方。都是錢財往來的所在。我看那銀行門口。出入的人很多。那時正是將要閉門的時候。所以都十分忙促。對面一所銀行。是和我常常有進出的。便跟着衆人進去。裏面的夥計。和蜂屯蟻聚一般。往來支付。內中有一箇老者。是銀行的總理。我向來認識的。他對我道。你不看見麼。銀行是買賣的樞紐。出入的錢幣。真算不清呢。說完。一笑去了。

我在昨天聽了這話。還不覺得什麼。現在是已經見過大場面的了。便知道世界上少不得錢幣的緣故。因爲各種工藝。不歸公家。在私人手裏。有這一錯。便生出無窮的弊

端。而且這班店舖的夥計徒弟。本來都可歸入工藝隊裏的。只因為專靠別人做出的物件。來供給他。所以不去做工。而且還有許多倒閉虧折的害處。這樣看來。那錢財一物。怎麼不是萬惡的根本呢。銀行中老者。說銀行是買賣的樞紐。我以為他的話。正像是自己跌傷了腿。還說是拐杖少不得的。

我信步走去。遇着一隊兵丁。忽然想道。爲什麼世界上人。知道打仗。要有隊伍統帥。那工作就不用呢。打仗是禦仇敵。作工是避飢寒。怎麼這邊想得到。那邊就想不到呢。我望前走去。已經到了我聘妻的家裏。他正在那裏喫晚飯。就請我進去同坐。看那陳設的華麗。器用的珍貴。我便想起夢中情形。大家都笑逐顏開。我獨自一箇兒呆呆的坐着。大家不知道我什麼意思。反來取笑我了。我就大聲說道。我剛從外面來。看見貧苦的人不少。你們若住了笑聲。便聽得他們悲歎的聲音了。難道都塞住耳朵不聽見麼。我說完。衆人不睬。我那說的時候。眼淚跟了聲音出來。那知道衆人並不覺得。反有討厭我的。有詫異我的。我又細細說道。富家一件器具。抵得窮人幾條性命。這並不是沒根據的話。試拏那富家的財產。一齊分散。能使那富的人貧。不能使那貧的人富。因爲

施的人少。受的人多。自然是不夠的。這箇錯處。是在工藝上沒有統帥。互相爭利。所以人工多要糜費。而且世界上不做工的人太多。做工的太少。就做工的說起來。人人都望別家荒年。自己要收成十二分。以爲可以居奇取利。那裏知道。就大局通扯計算起來。不是反要不足麼。若是國家管了工藝的事。自然沒有這樣的弊病了。再拏那不做工的人。編入工藝隊。出產的總數。自然增多。通扯計算。國裏的窮人。也就不窮了。

我說了這番話。以爲衆人必定和我意見相同。那裏知道。反一箇箇怒目而視。有的道：「他瘋了。有的道：他是社會的蠹賊。紛紛大亂。有一箇道：他癡想世界上不要有貧苦的人。真是奇談。哈哈。隨即聽那主人說道：趕他出去。大家便一哄起來。我那時心火高騰。萬丈。差點沒有把北冰洋的冰山。都烘化了。我一轉念。又哀憐他們起來。便呆呆的哭了半晌。忽然瞪目一看。自己恰睡在李醫生家的牀上。外面已經天亮了。我方纔知道。回到十九世紀的。恰是一夢。這二十世紀。恰是真的。

回頭看第十四回終

湖 南 圖 書 審 查 會 採 用

(生 理 衛 生 類)

● 學 校 衛 生 學 一 冊 定 價 三 角

【批詞云】是書為日本瀨川博士原著。先生以精於小兒科擅名。出其經驗。著為是書。洵有特別之價值。譯者能以簡潔之筆達之。尤非易事。我國衛生一道。素昧講求。小學校為兒童發育之初基。以此施之師範教育。致諸實用。其幸福又何可言。誠教授上必需之善本也。

● 生 理 衛 生 學 一 冊 一 角 五 分

【批詞云】是書簡明而該括。篇幅雖無多。而教材無不備具。且選圖亦精確。可喜。

● 生 理 學 講 義 一 冊 定 價 三 角

【批詞云】詮敘明透。解釋精括。其小字附註。尤足供教授之資料。為教員所當注意。至衛生救急各法。最普通而適用。且文筆亦極圓愜。迥非他種譯本可比。篇幅無多。自無教授繁難之弊。以之充中等教科用書。洵稱完璧。

● 生 理 衛 生 新 教 科 書 一 冊 四 角 五 分

【批詞云】是書更為中師教科而編。程序明晰。圖解精良。譯者更以清顯之筆。較原書尤覺周到。科之善本。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